

KDN 7603 · BULANAN CHAO FOON · AUGUST 1974 · \$0.50 senasko



蕉風月刊

258 期 一九七四年八月號

52

36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8 期 ● 一九七四年八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五八期

目錄

■創作

鏡花·家毅·5

一曲新詞·方娥真·14

■詩

庭院·黃峯衍·23

師60歲·牧鈴奴·26

我飛印度·何榮良·28

■專欄

輕描集·邁克·30

閒思錄·黃潤岳·33

■詩

戲言·蔡葵·38

景象·黃昏星·40

地霜·葉綠素·42

■散文

草芒三則·謝清·44

那些遙遠的夜·蒼星·46

潮在異鄉的·亭林·49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詩

歸·劉邀·54

絕響·溫瑞安·56

枯色的林·商晚筠·61

■創作

兇手·溫瑞安·64

婚姻·鍾瑜·70

■翻譯

關於學校·溫祥英譯·74

■隨筆

香燈·寧西沱·76

■論述

從孫子兵法談起·鄭百年·78

■選載

蘇茲尼辛給蘇聯領導人的一封信·甘冰譯·82

風訊·編輯室·93

鏡花

那朵月亮凝化成的花

不知道到底輾轉反覆了多久。這麼深的夜，有時在黑暗中確能確實自己的存在。存在是一種生命，感覺得到的。那不存在的，此時已經並不存在。也許帶着另外一個生命在另外一個黑暗裏，偶然我們相遇在黑白的夢中。

我這般熟悉這房裏的一切：這櫥，這畫，這床，這書桌，書桌上的書，雜誌，這唱機，這唱片，這面鏡子，這擺設的石頭鳥，這窗，這門，然後又是這櫥這畫……。

它們忠實的陪我在黑暗中，在陽光裏。夜撫過了一片沉默的平靜，它們能隨而靜處在那裏，反而是我失眠了。

我所做的這許多事，經歷之中也有說不完道不盡例外的例子。我迷信一切，該有的不該有，能够澈底的想過一番，也不能算出有甚麼損失。

大多数人走入過我生活中，一段時刻又退出去了，逗留得長久一些的，或者我偶爾還會記起，其他的便隨着時光轉過去轉過去，還剩下甚麼呢。

我再不能忘卻你的，你走進過我的生命，已經化爲身體中的一部份，也僅有一部份。你自然到過，你又離去，這兩者之間，你以爲再沒有甚麼麼？

我看見牆上的這面鏡子，這麼大的面積，幾乎將房間的所有都映了進去。在黑暗裏，反而一些都含糊掉了，反而一切都更清晰了。物的線條朦朧般過去了，顯眼的是物的體。

這鏡子是我的生命，它上映著我的一切。我快樂過，我高興過，如今我痛苦。它一點不隱瞞的告訴我：我看到疲憊的樣子。

如果能如你所說，漸漸我被吸入鏡子中，只剩下一個軀殼，那不好麼？我能在旁看它的行動，它錯了，我糾正它，或者一錯到底，畢竟它也不曉得甚麼是傷心痛苦。

是的，這面鏡子太了解我了。它屬於我，真正的屬於我。落下床，跪在它跟前，我可以再進一步的看清自己了。

我喜歡像這樣把臉貼著它，彷彿在聽它的心跳，鏡子這麼寒，冰涼都滲入臉上來。嘴邊呼出的一口熱氣，馬上凝成一團霧氣，停在那裏。

我看見鏡裏的世界，那是一個房間，有床，有櫥，有桌，有畫，床上有一口窗，夜色就在鏡子上。我看見一輪月亮，它那麼蒼白。月亮是鏡子的，它把它交給我，我這樣接近它。

忽然我哭了，我想起太多太多。像是誰騙過我，騙得太厲害了，到過後我才知道。鏡子裏的東西都游在我的眼淚裏，變形的扭曲的，只願我能停下這一刻。我看見那輪月亮，化成一朵花，燦爛的長在鏡子裏。……

她曾走入我的鏡我的……

琳始終是沒有來，那天我生日。我等了一個晚上。家人用過晚飯，高高興興看電影去了。臨走時，妹還疑惑的問：你真的不去？我搖搖頭：我等電話。

買來的蛋糕擺在桌上，沒有切開。一大碗的什雜沙律在雪櫃裏。我以爲琳會來的，突然而來給我一個驚奇。

我一直那麼相信。

家人走時我坐在沙發上看書，不過是一些過時的電影雜誌。電話就在我一旁，伸手即可撈起聽筒。我告訴自己：我信任她我信任她。心裏早在發抖。琳太狠心。

那天的早上，我遇見琳。在二樓圖書館外，她像是在等誰。我說：琳今天是我生日所以我想請你到我家來一趟我希望你來希望你會來。她亮大眼睛，想了一下：看情形吧。

她竟忘了祝我生日快樂。

她沒有來。我應當早猜著的。頭一回電話急急响起。我嚇了一跳，連忙將雜誌放下。抓起聽筒。找誰？我說，對答了幾句，原來是打錯電話，撥錯了號碼。

放下電話，我又重新拿起那本雜誌，萬分有信念的等著。我傷風着，但一點不覺得冷。不久又用手帕醒鼻，我是那麼無聊。

琳來過我家，不止一回。第一次她望見我房中的落地長鏡，大叫起來。鏡子是釘死在牆上的，我坐在床上看著她。琳極其迷信，她說鏡子是不可以對着床擺的。她的確迷信。我笑笑看著鏡裏的女孩，她著黃裙，是另一個琳。我在想：這是琳首次走入我的鏡子。

鏡馬上光亮了。我看見她在鏡內說話，又笑了，她還是站着，在鏡內。剛好窗外的天有一朵雲，同映在鏡裏，剛靠在琳的臉上，彷彿雲是由她的髮長出來的。雲漸漸向一旁去，琳沒有發覺，她一直站在那裏與我談話。雲終於消失在鏡子以外，只賸琳與一片藍天。沒有雲了。

琳存在，敢情鏡子添色不少，我沒有想過情景會是那樣完美。

琳說過甚麼，我都記得。以後她每見我一回，總說一回：糟了臉越來越蒼白。我笑她。她認真的樣子真可愛好玩。而且迷信。

媽見過琳。她說她年輕。是，琳才十八，她是五月，雙入座的。比我還大了三個月。我是八月的，獅子座。

有一次，琳來我家抄地理筆記。我喝着汽水在一旁看她抄。她的頭髮流了一肩，她的手那樣好，她的唇那樣美。鏡子照著她的側臉。突然不曉得爲甚麼，我捉着她寫字的手，重重的吻在她的唇上。她倒在椅背上，沒有拒絕。過後我整臉熱了，直燙到耳根，她也燒得滿臉通紅，假意望著窗。我抱歉說：對不起我太衝動了。我這樣愛她。

電話一直沒有响過。琳說過我的號碼簡單，容易記。不可能不記得的。

我已由坐改為捲臥在沙發上。我等久了，心一節一節的冷，冷得好快，也許因為我傷風。是的，因為我傷風。

其實我不會期望過大，我只希望在生日之日琳能讓我一點快樂。她至少喜歡過我。我想起過去的日子，甚至我已經快樂了。

琳說得極明白：現在我與當在一起他不會喜歡我時常與你說話。然後她把自己保護得十分好，我們再沒有甚麼。她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我太過好笑，愛人太多反而自己受苦。付交出去，已算去了，我收回得太少。等得太久，吃虧得再大，也無妨再等下去。

再一場電影，也收場了。我後悔自己的選擇，明知道的自己卻不敢確定，由這樣確實了，又怎麼樣呢？我失望得慘。如果我隨家人去了，我可以編說：電話一定來過，誰教我不在家呢？

廳裏的沙發，桌，燈，椅，也無奈起來。我等了一晚，其實不止，我等了兩百多年。兩百多年啊天。

小桌上的黑瓷花瓶插了幾支黃色的玫瑰，一兩瓣已經開始枯黑了。它無可奈何的由它枯萎，眼瞪瞪的等待生命離開它的身體。我又等待甚麼呢。這黑色的花瓶高雅細緻，它一旦被推下即能四分八裂。突然我有把它推倒的衝動，我不能的。我這麼喜歡它。

突然我有將花瓶推倒的衝動。不可能的。我這麼喜歡它。我等得太久了，腦子不十分清醒。但是我這麼喜歡這個黑色的花瓶。我更喜歡它配上黃色的玫瑰。我絕不會推倒它的，它一旦被推下即能四分八裂。甚至再裂再裂。

潛有意識要我伸手保護它，它不能被推倒的。我的手指輕輕包圍，觸及黑瓶子的面，滑而冷，我懷疑瓶子的內心有甚麼。它緩慢慢地倒了，碎成片片片片，撒落一地黃玫瑰。

不是我，它自己要裂開來的

我告訴左尼我很難過，那是第二天的事情。我沒有把花瓶的事告訴他。當時情緒太壞了，心亂得很

，根本不能理解發生的一切。

破碎瓶子的樣子一直迴旋在我眼前，奇怪昨夜發生事後還出奇的平靜。瓶子的樣子一直迴旋在我眼前，奇怪昨夜發生事後還出奇的平靜。瓶子一部分一部分的躺在地上，稜角崢嶸，烏黑地發亮光。

一地是玻璃碎，清水在碎片間流過，像血液，向外擴展。我實在有點擔心那面鏡子。

左尼說：算了，他媽的，甚麼寶貝。

左尼不明白，琳已經走進了我的生命。我發誓我還愛她。

我們靠著欄杆站，這是四樓的教室外，我們剛上完初數。左尼面外站，他在看天吧，課本都放在憑欄上。我面裏站，走廊很冷清，遠處有一個女孩子在翻書。我看到人散去的課室，窗外是天。

左尼是多年的朋友了，沒有甚麼事他瞞我或是我瞞他的。我實是很難過，站在這裏我只想吹一陣風，我們沒有對白。

我感激關心我的朋友。在左尼，這實在不算是一件很值得悲傷的事情。因為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即使是他的一段情，他不會如我一樣被人拖着到處轉。我太放不開。

琳像在玩風箏，厭了，一鬆手，甚麼都飛得一乾二淨。再多拍拍手，連手上的泥也扔掉了。我是那一隻風箏，亂飄亂蕩。

早晨朝會後，我一直注意琳。我打算跑上前去捉着她搖她幌她，我要告訴她我等了一個晚上。我無法不撇開左尼，到處張望。

終於我在擁擠的人群中看到琳在前頭的人群裏，她往休息室走，和當。她沒有回頭，就算回頭她也看不見我的。

當手裏提的是琳的書袋，肩上又背一個。他們在談話，談得極投機。我正在他們後頭鑽出人群，一步一步，我能十分接近他們。

但是我停步了。人群馬上在兩旁匆匆流過，琳和當一直遠去一直遠去。他們還在談話，談得似乎極投機。

我昂頭深深吸了一口氣。我彷彿想到甚麼，啊當有我當日的影子。琳走入過我的鏡子，鏡子立刻光亮起來，情景是這般完美。琳在鏡裏一笑，一言，一語。我再吸入一口氣，直透肺部。我決定了，為甚麼不讓他們一直遠去呢。

上了一天課，我只告訴左尼我很難過。我確是。左尼陪我，他約我下午游泳，我拒絕了。左尼說不去大家都不去，他說我傻。

我從來沒有被愛情困惑過，這是首一回。左尼不問我是不是還愛她，他只問我要不要揪出來挨一頓

我苦笑。

左尼一直沒有說話。我說我只想吹一陣風罷了，清快清快。走廊那一端的女孩子仍在翻課本，聚精會神。

我轉過身，朝外。手攔在欄上。左尼轉頭望一望我，笑笑。忽然我明白誰說過朋友是寂寞時陪伴你的。

天很晴，到處都是明燦的鮮澤。樓下的一大片青草更愈發得青嫩柔軟。校園外有一條馬路，很靜。遠一點又是另一塊草場。有人在修草，機器札札的响。

我低下頭，校園的青草真青嫩，真柔軟。眼睛也因為怡人的綠色清澈朗爽了。草地還是半濕的，沁着香氣宛若我真能聞到。我想睡在這草地上，那是一種逃脫渾沌的好方法。草這樣美麗，鮮脆，沌淨。彷彿我一張手即能撫到一陣快感。

阿輪。是左尼在一旁叫我。

我對他說：左尼，我想跳下去。我想在草地上躺一躺。

左尼緊握我的腕道：你可以走下去躺一躺的。

我從沒有這樣想過，走下去。走近了草就不細不嫩，只有遠看，草才是柔的。

一股清水流過，我陡然記起昨夜一地的黑碎玻璃。眼前的青草是這麼青嫩柔軟。

我拉起左尼，我說：我們快走，我到你家去。我的眼很花，幾乎是一團黑。

那不曾來過鏡子，不會來了

或許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我想我在墮落。我竟然會約藍莉看戲，那是一件够滑稽的事情。我在墮落。左尼居然說：玩一玩也好。我在虐待自己。

說實在我有點討厭藍莉。

她胖得令人惡心。眼極小，笑起來就只剩一絲縫。全身都是多餘的肉，時常令人懷疑那堆堆肉在散發異味。她真醜。

我不管她功課有多好，她總喜歡在我身旁吊高嗓子說話，不是對我說，那時我還不認識她。她吱吱喳喳的說，我便自動的搬去別個位子，我受不了她。

琳告訴我她叫藍莉。我們都是剛考進這一間學校。我說她像豬。琳罵我缺德。那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一件老事。我還記得呢。

原來我也不認識她的，除了她的外型特出，尚有點印像外，我們沒有說過話。

後來一天她寫了封信予我。我實在嚇了一跳。無端無故的，這個女孩子。琳看過那封信，笑道：她不錯的，蠻福相。

左尼也怕了她，左尼嚇說她臉上手臂上都是剛泌出的肥油。真髒。

我不想惹得太多事，次日一早，我乘她不在，將信放回她的抽屜。琳說我不領情。老天，我實在是畏了她。我盡量避而不到能遇見這個藍莉的地方。面對面來了。我馬上回頭跑。對於這一件事，琳倒是沒有怎樣，她只是笑不停，只：啊像極了冤家。琳知道我不會鍾意她的。

有時我心裏想，倒是有點內疚。她除了長得歪點，心腸也許不錯的。大家同學，寫信來往交朋友，一下子拒絕兩人都尷尬。我一向不洒脫。糊塗是真事。她大概會恨我。不過事既然過去了也就不再提。

琳已經佔據了我，她像是鏡中的一朵花，鏡本是單調無趣的，琳添給我生命許多美麗。至今我依然感激琳，她到底來過。

與琳在一起的日子，我全心全意的與她在一起。過後，我才發現我忽略了許多周圍的，算起來可能太多了。我永遠不會知道，永遠不會的。

藍莉經常打電話來，她說她不是，我說她是。她是藍莉，我認得她那把聲音。她可以談很久，我真煩。她問我在做什麼，她問我功課怎樣，她還談許多無聊事，譬如電影明星。有幾回我實捺不下，想狠狠的擲下聽筒。我問她：你到底是誰？藍莉是不？她回答：你不認識我的。正想如何騙她放下電話，她會說：你忙吧？不談了。

過幾日又打來電話，每一回總要應付她整幾十分鐘。我是在電話中熟她的，在學校仍舊是相對面不

識。

琳始終不曉得藍莉打過這麼多電話來。不知何故，我亦沒有與琳講起過。或許我對藍莉發得太抱歉，因為那封信的事情，我像欠過她什麼。心裏總不安。況且又不能確定那人是她。

我好像有點怕琳，事情都瞞不過她的。可能我不想瞞她。琳沒說一聲走，已經走了，我來不及準備。琳走得十二分乾淨俐落，一走便走去另一處了，像是半個地球以外，害我落得如此狼狽。

那天我初次與藍莉對面交談。也不算交談，我們只講了幾句。在教室，剛下了課。我知道藍莉坐在後頭，轉過頭我問：到底是不是你不斷打電話給我？她像吃了一驚，又笑着，眼都眯起來了。還尖着聲調說：你在說什麼啊？我說：那好，沒什麼。

晚上她的電話又來了。我在想琳，原來有空時我就不停想她。藍莉的電話響起來了，我聽了。她說她是藍莉，她終於承認了。她給了很多解釋，說怕我不應她。

藍莉的確是個很假正經的女孩。你不知道她在班上有多矜持，極少與人交談的。我興趣起來問她要不要看電影，她一口答應了。

擱下電話，進房時，料不到會觸到鏡子的一片精光。是一種感覺，一下子滅去。我倒在床上，不再對牆上的鏡子。我用緊緊抱着頭，心若絞拌般痛楚，喘着氣，我只能捲縮成一團，在床上翻滾。

靜下來，我恨極了藍莉。如果我去赴約，我會帶一把菜刀回去。她這麼難看。矜持矜持，屁！肉作莊嚴狀斯文溫雅，嘴裏彷彿快滴下一串唾涎，臂下的肉騰騰震動。天我受不了，她矜持是她的事。我恨她。

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轉變得這般厲害，也許看透了。藍莉眈眈虎視，乘琳之虛便想打進來了。她設的是一個騙局，一個陷阱，一踏下去便完蛋。

結果我氣憤的睡了。我沒有赴約。

坐在床上我想，次日。我想笑。苦苦的笑。我是什麼東西，竟然以為藍莉想乘虛而入，天大的笑話。琳又何時表示過什麼？沒有。她沒有。我自己製造的一則傳奇故事。在床上，我恨不得揶揄詆譭盡自己，那至少令我感到二分舒適。我茫然的望着鏡子，在床上。蒼白得笑不出。

藍莉看見我當陌路一般，她比別人高一些的嗓子與旁人說着說着便走去了。我坐在禮堂的木條椅上。正不知如何是好，她便走了。

我告訴左尼，只說會約藍莉看戲。他說好，可以散心。後來我說不下去了，也沒告訴他我不會赴約。

藍莉只是一個例子，在這段故事之中。我確實明白自己失去琳之後的恐怖樣子。處處失態。我遇見班上的女同學我會由心裏浮上一層慌張。我一直固執的相信，她會回來的。在這一段空閒我不願出售自己。阿輪阿輪。……

鏡花鏡花，終滅了

這一個深夜，我想了這許多。我幾會混亂了自己，來來又去去需要一段總結。而愛只是一件與你朋友談起的故事，是二手貨。這樣的解釋，再恰當妥貼不過。

我的頰上仍有淚，已經乾了，留下淚的痕跡，我哭過。我不會告訴過琳我愛她，我怎麼告訴她呢。不會再有機會了，這永遠只是一個提起的故事，太簡單的故事，對於旁人可能索然無味。這事之後，很多很多事兒要接踵來發生，我要親手埋葬這早逝的故事，在傷創不全的心底。

這一輪月，我見它自擬為花，就真信為花了。再接近再靠攏，鏡裏鏡外的距離一樣相差遙遠。它譏笑我吧。它有同樣的房間，同樣的床，同樣的桌，同樣的我，同樣的一切，它分享我的生命。這一面鏡子。

或者我想琳會從鏡的遙遠處走過來，將臉貼着鏡子，涼意透入。琳依然站在渺茫的遠處，迷濛若一朵黃花，她竟忍心望着我笑。我願化成一縷煙，氤氳飄入鏡子，追隨她。

月也消失了，花也消失，鏡子黑沉陰森，更冷更寒。誰到過也罷，去了也罷，鏡子最不誇張。它這麼黯然失意。

今晚，我依着它睡去，像伴着一個美麗的夢，她入不入我的夢來，我也要睡了。這個黑夜，我彷彿看到她，我確彷彿看到她。我想起了這許多許多。我咽着睡了之時，她會由鏡裏探身出來吻在我頰上。明天乘我朦朧醒來，讓我用握在手裏的石頭烏，打破這一面鏡子。

琳來過我的生命，我却一無所存了。

一曲新詞

窗外落着細雨，涼意水晶般的映在百葉窗上。雨落時，外面那人烟渺渺的世界恍恍惚惚淒涼着，不停歇的，懨懨倦倦的懷息過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此刻它更剪不斷的潮了小洋房的窗玻璃。

黃杏枝從沙發上的文藝小說中拿出夾夾放進書裡的信箋，水滑的手指摩挲着淡藍的信箋，身子軟慵慵的倚着。一雙眉平日常有氣無氣的垂着憂戚，此刻它垂得更起勁。那神情，彷彿一個吸吮到奶頭的嬰兒，嘖嘖聲的興奮到五官走了樣。她手上的信箋藍得有些迷濛，紙上潦亂的字句似在訴說寫這信的人如何剪不斷理還亂的心情。字體也很潦草，短短的歪斜出兩句：

遠方的杏枝：

妳快樂吧？多希望能見到妳笑呵……剩下的一大頁迷濛的藍底信紙上卻捕了一個問號和一個感嘆號。信紙底端寫着：「在遠方祝福妳的 世橋」

她嘆了一口氣，一份神氣的悲哀如滑亮的絨布，光瑩瑩的裹住她那個優美的犧牲。

壁上的鐘正一針長一針短的把夕陽最後的檸檬黃挑撥出來。杏枝把信箋夾回文藝小說裡

。她想起身將它鎖入她私自藏着的匣子內，但卻生了根似的仍坐在原位上，一動也不動。她的丈夫錦源是她最可靠的現實。這個現實的懷中並沒有世上的冷暖人情可嘗。錦源一直很縱容妻子躺在懷中做軟骨美人的姿態。另一方面，在妻子面前，凡事他作主慣了，也慣了讓他自己對妻子有支配命令的口氣。妻子的逆來順受更養活他自己的英雄氣概。而杏枝，她已準備犧牲一生幸福嫁給他，她也理所當然的持着優越感的容忍順從他一切。

雨水更懨懨倦倦的，已落成一團泥濘。世橋信中的話也成了雨，酥酥癢癢的四處擁抱着杏枝心中那小鹿亂撞的悲哀。世橋這信一來，他們彼此間所連繫的虛線又似激動的真實起來。杏枝提起構思中的筆：

世橋：

但願每個人都幸福。我自己很久沒想這兩個字。只有祝福。不敢再寫。

杏枝 凌亂中

世橋在每個朋友心目中，正如他在杏枝心目中那樣，是一個高潔的男孩子。他高高瘦瘦的身軀，更使人感到他是一個氣節高操的人。杏枝最欣賞他特有的抒情聲調。不論談話或唱歌，尤其唱歌時，他喜歡把雙手插在口袋裡，眼睛漾起來，痴望着遠方，無限悲天憫人的歌聲溢滿世界，感染了他濃厚的雙眉，頓時整張臉更呈現了瀟灑的憂悵。那神情好像在低低的對她說：妳了解我麼？又像在對世上所有的人無奈的詢問：什麼時候你們才了解我呢？詢問的時候也悠然的站在雲頂，濃郁的眼色使杏枝對他產生許多浪漫的遐思。眼睛裡的憂傷恍惚的望着你，帶着多少真摯的專注，無奈的說：我是一個感情的人，我寧可自己不那麼感情……

世橋和杏枝第一次見面是在錦源的客廳裡，一片款動的芥菜黃靜靜地從杏枝的身上搖落世橋的眼簾內，搖進他幽深的心底。本來世橋這麼脫俗的男孩平常並沒有把這種屬於「普通」的色澤看在眼裡。但它配在杏枝這女孩子的身上卻忽然能化腐朽為神奇。芥菜黃的A字型裙配飾白色的尖葉翻領，同樣黃色的蓬瓜袖鬆然的攀繞她柔實的手臂，簡便的色調卻遮不去她綺麗的韻姿。也許是天氣太熱，杏枝那稍為捲曲的長髮都隨和的往上往後一紮束起，溫柔

的髮尾捲曲在肩下，鬆鬆然的如一個剛結婚的女孩正緩然的成熟着少婦的風韻，一點也不心急，那不急的樣子使人看了更爲她焦急。她笑着點頭對他打招呼，燦爛的神態令世橋無端端的想到他家鄰居一個神秘且令人想知道她身世的吧女。怎麼能拿杏枝來和吧女相比，他恨恨的責罵自己。他臉上最吸引人的濃眉和眼睛神不知，鬼不覺的交計後，那最令人注目的憂悵便瀟灑的從他臉上盪出來。杏枝愕然的把某部文藝愛情悲劇小說從記憶中翻出來，噢，那書裡面的男主角不就是他麼。而他，這個一直出現在她夢中的白馬王子，此刻竟會從她的夢中降落到人世裡來。她悲喜交加的聽到他說：

「常聽錦源提起妳，見了面自然而然的感到很熟悉。」

他說話的聲音徐徐緩緩，如一首抒情詩，落在杏枝專注的耳廊裡，變成溫熱的手，悄悄的摸索她激動的神經。平日的熟練忽然從她的口中消失，她只啞啞的說了一句：「我也有這種感覺。」

世橋和錦源談話時，也有兼顧到杏枝。但每次他把眼光停落在杏枝臉上時，他總是急急的把眼光移開，留下一臉悵然的笑意給杏枝後，他又繼續和錦源談，杏枝很少插口，她正忙着整理世橋所給她的一臉悵然的笑意。

杏枝最記取世橋臉上悵然的笑意。世橋的眼睛和眉毛最特出，使人漏了去注意他其他部份。

幾天來，杏枝都在收集着朋友們寄來的聖誕卡片。去年曾有一位陌生的男孩子，抄了雨果的詩句寄給她。她搜索着白信封上一些陌生的字體，不知世橋的字體是怎樣的。在各種不同的字體中，有一封是她沒有看過的：「黃杏枝小姐玉展」，她急急抽出來，信封上那有勁但沒有用上力去寫的字，使杏枝莫名的興奮起來。她心跳的把卡片打開，一天地星光和雪花交融在一起的景象映入她眼簾中，人間的烟火被天地間的寒意冷熄了。圖片底下的空位處寫着：「我的祝福是幽谷底下的一股暗流。角落處龍飛鳳舞的簽着：『世橋』兩字。幽谷底下？暗流？她細細咀嚼，世橋那一臉悵然的笑意又浮上眼前來，她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舒適的悲哀。他戀上了她麼？那將是一個沒有結果的悲劇。母性的溫柔牽動她潮濕的眼。她知道他是否有什麼擔憂的心事。她還記得他那天在錦源家中選播的唱片，他垂着臉埋在沉思中隨着唱

片而唱的「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她猶疑着：該怎麼回覆他呢。應該回覆他的，他是錦源的好朋友，錦源也常在她面前提到他，總是說世橋這個人就是太感情，往往自己吃虧多。優孩子，她從抽屜中找出一大堆卡片，把一張聖母在馬欄裡抱着嬰孩的卡片抽出來，在圖片旁邊寫着：「把快樂的祝福寄給你」。

熱帶的聖誕節，錦源別出心裁的組織去山上開營火會，世橋當然是其中受邀的一個。熱帶的山青得發藍，但並不高。山路多是用來走，爬的機會不多。一路上，錦源走上走下的忙着接應隊員們，因此時常離開杏枝後又跑回來。世橋在錦源和杏枝的背後，有時杏枝腳底滑了一滑，他在後面急急的說：「杏枝小心！」

前面的隊員們正此起彼落的唱着歌，世橋卻默默的走着。他們停唱時，他獨自一人輕聲的唱。正唱着，錦源又跑到前路去接應，世橋看到無人照顧杏枝，便走上前，和杏枝一起。杏枝忽然覺得錦源像一座天涯般的隔開了她和世橋，現在她眼梢處的世橋正走上來，近在咫尺，他那溫熱的聲音又如摸索的手悄悄的伸過來：

「在人群中把妳的樣子拍進照片，錦源看了一定很高興。」

錦源錦源，你只知道爲錦源想，杏枝悵然的，但表面仍微笑的看着他空空的雙手，世橋說：

「我的相機在錦源那兒！」

杏枝順眼望去，只見錦源正大笑的和兩個隊員指手劃腳的，不知在談論什麼。她忽然不滿起來，心裡感到錦源有點冷落她，還拿着相機，但卻四處亂跑！正想着，耳際又响起世橋的聲音：

「錦源實在是，一直抽不出身回來。妳在這兒等一等，我去接替他，叫他回來妳這兒。」

還沒有等杏枝開口，他就跑着去。錦源回來時，一面搖頭一面讚嘆：「是不是，我這個朋友，唉！」

山上的夜風裡，世橋立在杏枝的眼中唱：「今夜月色分外好」。

樹影已移上紗窗

為什麼你還是不歸來……

世橋唱到最後兩句，淒清的歌聲像山風一般冷冷的罩住了杏枝。杏枝在夜色的火光裡捕捉飄過去又飄過去的歌詞，她忽然想到她和錦源的未來，他們未來的家，空曠的圍着四面窗子，玻璃窗開向夕陽西下的天涯，那知音的斷腸人，一臉悵然的笑意，夜夜從天涯處笑到窗裡來。杏枝對着一張憂悵的臉喃喃訴說：錦源一向很注意他父親的事業，現在他只顧事業……

……樹影已移上紗窗

為什麼你還是不歸來

世橋抒情的嗓子牽引着她，一直帶她到人間烟火冷盡的天地中，四處是地老天荒的味道，那時，她和世橋……要怎樣便可以怎樣，他們寫死了錦源也無人聽到了。

那夜的火光和歌聲，在杏枝的記憶中，冷冷的，又暖暖的，她最善於把溫暖熾成冷氣，然後對鏡顧影，發覺自己越看越冷了呵。

世橋近來時常喜歡改換路綫，他自己覺得他是貪走近路，也貪走靜路。錦源曾告訴他杏枝的住家，恰好這是一條又近而且僻靜的路，世橋便天天走這條路去學校，他今年讀大三。每次走過，他都望着前路。隔着草場，杏枝的家就在草場對面。他望也不望一眼的往前走。……有一天，杏枝會在他回家途中，驀然的望見這麼一個落寞的人。那時，他看到她的眼睛在不遠處那兒發愣，黃昏裡，他在她眼中更落魄了，那時，她不顧一切奔出來，奔出來……他一面走一面不自覺的走進草場，不遠處隱約的有一片片歌聲，不同節奏的曲子從不同的家中流出來。在各種各式的音調裡他不自覺的捕捉着，一時心驚胆跳，就是那一絲，幽緩的，月色一般湧來，越湧越濃郁的舖在他脚前面，流出來的琴聲像一條看不見的路，滑滑的延伸向杏枝的客廳。

今夜的月色分外好

這時候想你快來要來到……

暮色四面貼緊窗緣，窗外的人影……杏枝在出神中忽然真的看到他，在驚悸緊張之下她扯緊胸前的上衣，這熟悉的一天終於來了。

「進來坐。」她說完後才感到自己的聲音竟是那麼緩慢平靜。她一面說一面拉開了鐵門

「剛剛走過，聽到歌聲，被歌吸引了進來。」世橋開口便說。頓了一頓，較低的聲音說：「也想來看看妳。」然後又笑着問：「近來可好啊？」

「近年來我一直都很少唱歌。錦源對音樂方面不大興趣，他家的唱片也是我選的。」杏枝的聲音很平淡，彷彿一個失望過了度的妻子，漸漸絕了望，對一切已麻木了，只剩下這麼一束聲音，靜靜的散出來。

錦源所缺少的，世橋身上都能找到。他是能替人彌補缺點的男孩。杏枝對錦源的遺憾，他東一片西一片的替錦源補回。錦源不能欣賞的音樂，世橋能替他做杏枝的知音。世橋知道杏枝，他了解她，只有他了解她。

世橋知道杏枝和錦源性格不大相同，有時關懷的問及杏枝有關他們的生活。有一次杏枝黯然的說：「當初他對我太好了，漸漸的使我不忍拒絕他，我們便這樣在一起了！錦源的人很好，但他和我的性格並不同，我只是不忍傷他吧了。」

她一年來被自己埋着的哀傷在說話間更被挖掘出來，她發覺自己在這一剎那已不應該控制自己的淚水。世橋也覺得自己應該苦著臉喚她的名字。她低頭抬起含羞的眉，額上忽隱現出輕淡的皺紋，這片薄薄的風霜呈現在她臉上，竟使到她整張臉格外動人。世橋被這份熟悉又陌生的情景怔住了。在那一刻間，他彷彿回到模糊的幼年時代，在那一處，他曾經見過，曾經仰慕過，每天，那小婦人都和他守在一起，從他小時候，他們便守在一起了。他曾經多麼害怕「她」離開他，在他幼小的心靈上，「她」是一床暖暖的棉被，令他安然……而現在，杏枝竟像是替她還魂的人，美麗的魂呵！他久潛抑的悲憤在深處狂笑起來，像一個會浪跡天涯的遊子，如今重歸溫暖的家。那風沙中的淒苦啊，他要用這份淒苦壓回她，他大力的攢緊她，恨不得攢痛她，攢碎她。他沙啞着聲音說：

「好看，外面下雨呵！」

雨絲像瘋人的長髮，到處撥打着窗子。

回了家的世橋，又蠢蠢欲動的望着窗外，窗外面的世界密密的屹立着杏枝潮濕的家，一盞一盞熱熱的燈。他要出去，她一定冷了，他要像「她」在他幼年時那樣，把溫暖覆蓋回她

。他冒着雨，像文藝小說裡的詩人一樣，雙手插在口袋中，幾縷頭髮散亂的飄垂下來，雨珠垂在髮梢上……

他又回來了，杏枝望着他的落寞，他爲她痛苦呵，她高興了起來……：冰涼着身子，倆人在雨中笑着哭着，雨水形成的溫暖自他們內心蒸發出來。一對飄零的知音，隔着雨網，拼命伸出對方的手，在灰暗的天空下，倆人的臉模糊的相對着，掙扎着。

相聚是杏枝結婚以前的往事了。結婚以前……：結婚以前的日子在杏枝心中很美，捕捉不到而逝去的就更美。她和世橋卻決定把這份歡樂犧牲了給錦源。往事兩字在她和世橋心目中有一份痛苦的神韻，讓他們在清高的淚光中享用及捕捉。每次見面，她對他訴說錦源怎樣在許多支節上管制她。

「和你在一起時，整個人才會鬆了起來，和他在一起……」她欲訴還休，斷斷續續訴一陣，最後無奈又洩氣的說：

「不要談那些了，談了白頭痛！」

反正他們是決定要犧牲下去了，這沒有結果的戀情，沒有結果的矛盾和掙扎使他們見面的機會更密。世橋和杏枝的約會，更有一種犯罪感的愉快。杏枝將註定是屬於另一個男人，她身上被錦源踐印過的吻跡更鞭撻着他痛苦的快感。

世橋的人緣一直都很好。他活躍在各種團體中，是最體貼人的好朋友，富於博愛，他更是每個人的好朋友，從來不發脾氣罵任何人，凡事他都瀟灑的遷就別人。

有時他也和杏枝出現在錦源沒有在場的地方，以情侶的姿態在一起。起初朋友們不知底細，都喜歡好意的取笑他們倆人。取笑多些的時候，才發覺世橋和杏枝的神情不對勁。後來每個人都知道了真相。朋友都爲他倆人嘆息，也爲這個悽美的故事低迴。有個平時口直心快的同學聽了這故事後，勃然大怒，一拳頭打在牆上說：

「世橋，是你這麼好人，換做我周偉正就沒有這等便宜的事。他媽的，搶過來再說！」世橋聽了，一副受曲的痛苦說：「我是一個感情的人，我真的放不開啊。越放不開越是必須放。錦源是我的好朋友，這就是我的痛苦了。」

有些朋友覺得自己實在沒有這份偉大，有些爲他抱不平。他可以覺察到他們那些讚嘆的

眼光。在那種眼光下他自然比平時憔悴了一些，像一朵萎縮的花，在花心裡面盛放着誘惑自己的風采。

最後一次見面，在杏枝將結婚的前夕。夜晚的公園，也正巧落着雨。天空是一張龐大的臉，雨絲輕飄飄的只有力量垂落垂落，落得亂成一片。世橋和杏枝冷冷的糾纏着，他大丈夫一般的氣慨說：

「和錦源在一起吧。他不必因爲你和我而消沉。妳也一直那麼擔憂他消沉。如果妳離開他，他一定會受到很大的打擊。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怎麼忍心看他消沉下去呢！」

黑暗中，他的眼睛成了星光，熾熱的對世人閃出幽怨的光芒。他的心底處，一張受盡世人讚揚的臉龐，特寫出他犧牲的淚痕。而背後卻是受了讚嘆的微笑。杏枝則爲難的倚着他，抬起楚楚惹人眼睛，裡面水汪汪的溶着受曲的苦楚。他們那份脫俗的感情將在朋友們的口中形成不朽的傳言。這個悽美的犧牲，她流着淚，不斷的一滴優越感的淚水。隱約中，她更是人間天上的嬌嬌女，飽受愛的追求。被愛的人也可任意製造他人和自己的命運，只有她才這有這份力量主宰三個人的命運，製造更悽美脫俗的犧牲。

他和她在人間戲台上作最後一次的揮手，生離死別之際，幕徐徐的落了下來……：但在世橋心中，這仍不够徹底的悽惻啊。幾年後的今天，他仍輾轉不安的等待着幼年時代的戀人，在一個浪漫的夜裡歸來。……

涼意漸漸濃了。錦源仍未回來。杏枝縮縮在沙發上。後廳的張媽正哄着四歲的小麗嬉戲，無邪的笑聲在空曠又寂靜的雨夜裡，竟有些兇常的恐怖。寒冷的夜，杏枝看着窗外的夜街，恍惚間望見昔日的世橋。這麼冷的夜，錦源仍在外面不回來。這麼晚了，世橋呵……：她夢魂牽繫的那個悽美的犧牲又在高處盈盈的笑着。她長長嘆息的筆，要告訴世橋這樣一個淒涼的晚上。白色的信紙上瀝出怨婦的泣血。她的筆和世橋的筆一樣，選最擊人心的幾行點上去，點到對方傷感的血液沸騰。

然而，當錦源回來帶笑的解釋和道歉後，她又猶疑了。怎能辜負當初世橋和她自己對錦源的一片心意呢。況且，她是正經且貞節的婦人了。她又在信紙後面加多兩行，說她是一時的情緒，希望世橋不要怪，今生緣已盡，不希望再見他。

世橋等待的浪漫夜，在早晨郵差的鈴聲上，薄薄的甦醒。那麼單薄的浪漫，癢癢的，一點也不淋漓盡緻。但他是一個感情的人，他怎能禁得起杏枝傷感的一激呢。他頓時大慟。杏枝的幽怨早在他關懷的意料中。杏枝離開他而能够快樂才是最刺痛他快樂的事。每次他吸吮着她唇上或頸上殘餘的吻他便控制不住自己滾騰騰的矛盾矛盾中那痛苦的快感藏着錦源嚴厲的笑臉……他要證實他的意料完全沒錯。呵，抹淚的手，寒涼的窗簾在晚風中更單薄。她瑟縮的身子，在她丈夫懷中想着的，仍是昔日的世橋，而歡樂隨着分離而散……那些浪漫的淒涼是安慰他的景象。杏枝是應當憔悴的，他一定要再見她一面，他要證實自己的意料完全沒有錯。他一定要再見她一面，杏枝，杏枝……當他看到她的瘦，他才能更滿足的安慰她。杏枝已經說不見他了，他是一個君子，而且，廢了好一些能力才分開了彼此，他怎麼捨得破壞這個完美的犧牲呢，爲了一個好朋友……爲了好朋友，每個人都應該像他，愛情一脫俗起來連妒忌也應該徹底忘記。這個犧牲已成了定局，一生的幸福，他眼睛開始潮濕。他怎能辜負自己和杏枝……定局，已然是定局，兩個人的偉大和崇高也成了定局。他不能，不能再見杏枝，不能破壞彼此的理想。噢，那麼只能在暗處窺視她了，以後再寫一封淒楚的信，告訴他見她的情景。

他匆匆收拾行李，他要見她，一定要見她……抹淚的手，瑟縮的身子……他一定要見她。他悲憤的臉，臉皮背後的骨骼正裂着大嘴笑開了他的優越和屈辱，矛盾中那種痛苦的韻味在深處吸吮他，咬噬他。他要見她。

當世橋看了信時，眼中的擔憂和悲憤在杏枝腦海中重複着。夜晚，她安詳的睡在錦源身邊，夢中的世橋是一個落魄得令她幾乎不敢認的浪子。

黃峯衍

庭院

最後

年輕的婦人

祇好用手拔

草

她不再納悶

那把倒落的草刀

(不斷掙扎着——

把守柵門的

巨鎖

陷入冰割的風中

終於

扭

斷了

(頸)

草被生生拔
 起 汗滴答揮下
 那婦人舉一把火
 燒起髮下的
 紅顏
 火光燒炙她的
 膏質
 （那超勞的噴水管
 昂着
 枯乾的喉）
 她疲倦地坐在
 斷鍊的鞦韆邊
 草的肢體
 亂在她的
 髮上
 （而四週
 野草族正自灰燼中
 趑趄立起
 欄內柵外
 綑綁一把鏽斷的
 草刀）

那婦人慵然立起
 不知怎麼
 挽好的枕髻
 在風裏無聲地瀉下
 枯乾的草色自髮上
 散起
 （欄柵驟然
 塌下
 蟻族的陰謀）
 白髮。枯草
 風呵風

牧 犛 奴

師 60 歲

寫海外孤僧

在雲間始見雲的建築立體

廣天層次

天天藍轉爲玫瑰紅

華影足邊

珠影胸前

身前身後椅間腋下柑黃的衣影

始知形形與色色

與坐者

六十年鬼混

成爲鴛鴦

先動眼

看茶味

次嗅山土之面目

再品茗

最終也是最高低

動耳聽葉綠素的發育

水光滴滴成長

枝杆的老澗與蒸化

以及僅存

於喉頭

一點喃喃喃喃

慈愛的聲音

咒你罵你

圍攻並落井並下石你

暗殺你

始覺你根本就不在現場

而是在嬰兒的吊牀內

沉沉午睡

七四年六月十八日晨二時

我飛印度

什麼都已隱熄，花落復花落
傳來亮光光的蒼白

蒼白。白聖誕。北風呼嘯

我仍夜夜飢渴

以一尊頑石，一枝鐵

刻了一位死在囚室裏的烈士

印度太深了

太深的春天，太深的恆河水

太深太深的

那輕夢的寂寞

那騰飛在喜馬拉雅峯的笑聲

許多存在，磨琢生命

探訪枯禿的紅色

捕捉蟄伏在加爾格達的冬蟲

那兒很戰亂，迷失的夢魘

很南國。且有一段自然的黑死病

泣不成聲

異國 奴隸

我飛向西，白色，當然是白色

換來矗立不屈底傲

把山頭，映入眼簾

是親人，一群白鷺鷥

高高的赤脚

翹得如何

哭沒氾濫了靈魂的音符

沒有踏雪，只是

僵臥在零度以下

想起北京人，憶起甘地

默默馳騁征程裡。苦澀

永白髮皚皚

宏騰暮鈴的

印度

輕描集

疏而遠

我的情人送給我一把梳，身短而黑，一半合理的幼細，一半大意的粗，我開始每日梳頭。我有一個奇怪的朋友，在星加坡，說：不能送人梳，越梳越遠。不能贈手帕，一拍兩散。不敢不信。於是我給我情人一毫。

雨日旅者怨曲

解下包袱放在座位上，脫帽，轉頭問我：「灰獵的車站在那裏？」年輕的英國男人，淺綠眼珠。

經過聖伯保祿，映在窗上海水的藍。角落小茶店的牆，牆後吸烟吸到肺癆也怕了她們的壞女人。也站在下等旅舍外，或者上樓，或者上車。

旅者伸手擦窗，巴士內有太複雜的人氣。旅者伸手擦窗，窗上留着他的掌印，盡說溫柔。手指尾內側近頂有小泡兩個，東擠西躲，無聊又俏。

背後不帶悠久的歷史，腿間卻有過長一層皮。背後沒有眼。歷史素來心不在焉：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四……不提我。

鏡花

起得遲，樹影裏亮着太陽，一會又暗了，洒了一陣毛毛雨。廚房窗外只見一隻土黃色肚灰背小雀，撲向隔籬屋走廊大玻璃。飛上去入不成，回原位沉思一刻，復又撲去。甚至掉頭走了數步，還是回身。

總是貪圖得不到的，在鏡裏分外嬌媚。永也不知道手上脚下好。偏偏鏡花水月是追尋不得之物，偶一晌往尚可，心機和歲月都花了上去，損失慘重，世人也絕不同情。難怪歌者如此唱：你讓我找尋金的心，你讓我找尋我漸漸老。

五姑姐

寫信給糯米：來時匆匆忙忙，誰都沒有見到就來了。想了一下，也不然。姑媽姑姐之中就有五姑姐親自來了一趟，給了封順風利市。我當時有朋友在，她一來就去了，也沒有講甚麼。其實她可以像其他各人，交給我父親就算了，卻也見了一見……我一直私下認為她對我好。歲月是不留人的，事遷物移，往日的浮現短暫無痕。但是我是小心眼的一個人，這一點細細的光也記住了。

何苦

心碎的早晨，起床很早，又見到了牠。還是撲向不存在的世界。忽然覺得自己上面一番話太過嚴厲，畢竟牠也是誠意的。這回只希望牠永遠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甚麼……霍的生命大概比人短罷？不難騙自己一世。

壞消息

一切的壞消息令人不安，而我相信我有感應。通常一夜胸裏燥熱不成眠，我總作好準備，以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當它到來。有時則是知道它之後，一些別人聽起來覺得可哭的動靜。我這個時候比平日單純，我深深的信。

沒有忘記幾年前在星加坡，一個朋友去世了，獲消息後再也睡不着，卻不清醒，半夜裏在牆上一直安然無事的一張海報忽然間掉下來，唰的一聲，因為夜靜，份外分明。那是一部叫做眼鏡戰爭的電影海報，作橙底色，是爲了帶起一面沉藍的牆而貼的。躺下來面向天花板，它在左邊。第二天談起來，我母親講：貼得不緊……可是我沒有怎樣分辯。還不掉早不掉，就是這一天。

今夜看電影前在洗手間漱口之際，不知怎樣想了起來。世事如烟，不能預測下一刻的變幻。安慰自己，只不過是不合理的過敏。

閒思錄

延年益壽

黃潤岳

到我們逐漸接近死的時候，我們才開始了解生之可貴。老年人太過於貪生怕死，是故老而不死謂之賊。這是十分令人感慨系之的事。

去日苦多，來日苦短。徬徨過去，總不免有遺憾、追悔和惋惜；因此，仍舊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竭盡我所能來彌補和挽救。於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在死字猶未當頭之際，誰也會有一股豪情，要如何如何！善也罷，不善也罷，我行我素的還有他自己一套。一花一世界，芸芸衆生，也就有得瞧的了。

假若未老先衰，少年老成，甚麼都不在乎，老氣橫秋的成熟過頭，那麼，這世界也就死氣沉沉的完蛋大吉。

現在的情形卻不同：青少年不是老成持重，而是反逆對抗那老的一切。我們老的呢，就抓不清方向，不知如何是好。到底是聽之任之呢？還是管之教之？甚至於和而同之！

我們責備嬉痞士；可是嬉痞士並不因我們之責備而減少。我們反對新潮，而新潮的一切，反而與日俱增。訓育主任天天剪學生的長頭髮，偏偏就天天有長頭髮可供訓育主任來剪；

大有留髮不留頭、可引頸以待之慨！

我會「破除迷信」，我會「反對封建」，我會「打倒……」，我也「前進」過，「進步」過，甚至「革命」過。但是，我仍不能明白爲甚麼炎陽似火之時，卻仍要髮如重裘？明明是新衣新褲，卻要縫成鴉衣百衲？如果要反抗就留長髮和穿奇裝異服，那只是標新立異而已。可不可以就從這個角度來解釋今日之新潮趨向：爲人之所未會爲！通常有些在班上愛搗蛋的學生，他們搗蛋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老師注意，使他們也成爲「英雄」。古人早就說過：大丈夫不留芳百世，便遺臭萬年。百世比萬年要短得多！

好奇與趨向時髦，喜新厭舊，原是人類的通性，而青少年的反應，尤爲顯明。再加上好刺激，不滿現實，便是青年之所以爲青年了。這並不是那朝那代才是如此的。不過，由於交通發達、國際貿易通暢及大眾媒介傳播迅速，一個大城市的時尚，在廿四小時內可以傳遍全世界。巴黎紐約買得到的，我們這兒也有得買，而且不會與當地的購買力相差太遠。這樣一來，我們就不愁全世界的要「反叛」的青年沒有相同的服裝與髮式了。

沒有反叛思想的青年，自然仍佔絕大多數。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因爲不奇不異，便不爲人們所注意。所以「沉默的大多數」也是被遺忘的一羣。他們的一切，倒的確是構成時代潮流的主流。既有主流，自然也會有迴旋的逆流？

服裝髮式的新潮，在我們這批衛道者看來，簡直是可忍、執不可忍。另外還有一批找刺激的抽大麻，以及死亡飛車之類，也都是時代青年的特色。那就更離譜了。

我們如果要指責青年，那我們就要問：如何使他們新潮的？做家長的管了沒有？爲甚麼管不住？買衣服、買摩多、買大麻的錢從那裡來？我們不可以指責社會，也不好怪學校，我們應該責怪我們自己，我們不會好好地盡我們的責任。

有人說嬉痞士是對時代的一種消極的抗議，對過度物質文明發展的否決，不滿情緒的變態發洩；也就是說：嬉痞士自有其時代背景。

我家的男孩，絕對不准留長頭髮，我的學校的男生也不准留長頭髮。我不管甚麼叛逆、反動或時代背景。我堅守我們的光榮的傳統，我死命的擁護我們的優良的傳統。然而，我的立場的堅定也只是基於因爲我也是這道統與正統中的一份子而已。

老年與青少年的對立，甚至於形同仇敵，幾乎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就免不了對抗！

我們翻看史地：何時何地沒有代溝？不過，代溝尙只能引起對抗，不至於有鬥爭與清算。我們也可深引爲榮了。「爸爸，你不必罵了，我現在就離開」。「老師，算了，我不要讀了」。不然就是「你給我滾出去，愈滾愈好」！「不聽話，我開除你」！接下來，可能就此一刀兩斷，也可能因爲道歉、說情而言歸於好。

我管了廿多年兒女，教訓了廿多年學生，如此一來，我竟是絕對權威了。現在兒女們大了，我也想退休不再從事教育工作了，以後的歲月，我將如何打發？

我直覺地的反應是：延年益壽。

延年是人類的本慾望，其他的動植物均只限於求生與繁殖。這便是爲甚麼人爲萬物之靈。益壽是一種奢侈的人生享受，這更是上一層的玩意。

爲甚麼要延年？我講不出所以然。豈止是我，那些每日打太極拳做甩手運動的中年老年們，那個又去多費思量？

早在三五千年前，中國的哲學家就提出不要窮根究底的思想。知之唯知之，不知唯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難行易；歸真反樸；順應自然；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要延年就是要延年，不是爲了甚麼。

假如一個新潮青年說：「我要留長髮便是留長髮，不爲甚麼」。我們卻不易接受他這種謬論。

老年人是要漸入死境。我們偏偏要延年，向造物主挑戰，豈不是一種反動？豈不也是不滿現實！我們不僅要延年——延長生命的年限，而且還要益壽——增益生命的活力。除了打拳甩手之外，服補藥、吃返老還童丸，當然也是違逆天道之事。也就是說：我們要以人爲的力量，去抗拒自然的安排。

新潮青年違逆人爲的安排，時代老年卻在違逆天的定律。這真正是一個革命的時代。

就我自己來說罷，當我要到五十歲的時候，我便已覺察到我快成爲半百老人。有人告訴我：「你會發現許多許多事都慢慢不同了」。我起先以爲只是頭髮要白、牙齒要搖、眼睛要老花；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最主要的是缺少一股勁。這一股勁，便是身、心、精神與工

作的原動力。我們通常美其名曰老成持重。老而要持重，力有所未逮而無能爲矣。

暴食豪飲都已成爲過去，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有人約我去新加坡吃風。我卻怕開長途車、怕吃油膩、怕過關麻煩、怕與人應酬、怕排長龍、怕人多、怕車擠，甚至於怕天塌下來，我還要去做甚麼？在家千日好，一杯清茶，一本小說，不穿鞋襪，不穿襯衫長褲，雖南面王不易也。有人約我去應酬，吉打喧天，飲勝之聲此起彼落，震耳欲聾。菜來了，不吃心癢癢地，吃了回來要再吃胃仙，這又何苦來哉。不能打球，不想釣魚。游泳雖是最好的運動，太陽大了，晒得頭暈；沒有太陽，又怕感冒。如此這般，百無一用是老年。剩下來，就只有打太極拳和甩手了。

正像青年的時尚，我們老年也有。除了太極甩手，還有「靜坐」，這似乎也是時髦的。我趕快去買了一本因是子靜坐法。且而學之，夜而習之。經過了好幾個月，坐禪入定，頗有所得。靜坐之道甚多，儒家道家佛家邪門，各有一套。我參各家之長，以適一己之好。正在沾沾自喜之時，有人提出忠告，也可以說是警告：靜坐要小心，別走火入魔，那就會發神經；運氣不得其法，可能會吐血成傷。

這突如其來的忠言，其有點逆耳。經過了長久的考慮，我仍舊決定繼續靜坐。（這不像留長髮的學生，受了處罰之後，仍是照留不誤。）我不是不怕走火入魔，而是不相信會有那麼嚴重。於是，自後靜坐，我不太過專心，以免入魔。

我的經濟不容許我多作益壽之舉。別講人參鹿茸，非我力所能及；連六味地黃丸補腦丸之類，經常服食都會吃不消。燕窩白耳，也不易調製。我的益壽之法，只在多吃青菜水果。這是談不上的益壽。其次是清心寡欲，惠而不費。寡欲不難，清心匪易。這年頭，討厭看、不願看的事情太多了，可以視而不見乎？可以見而毋動於心乎？

我們也可把益壽解釋成增加壽命而與延年相似。所謂延年益壽也者，老年人怕死而想多活幾年之謂也。現在的問題是：多活幾年做甚麼？國不國，家不家而子不子，多活幾年的人，有時幾乎自己感到成爲累贅一般。也有人說：多活幾年好看世界。這世界好看的事，除了砍殺偷盜、騎劫和戰爭，由於能源缺乏及環境污穢，好看的东西也就不太多了。

可是，我們也不能就此引刀成一快，或是跳樓跳海。生命倒仍是可珍惜而且可愛的。

老年人可以死又怕死，便想盡各種方法來延年益壽；青年不能死不怕死，也是想盡各種方法來胡鬧一通；人生的舞台也就不寂寞了。我堅決反對青少年的新潮，因此我無意爲他們尋求解脫；同時，我怎麼可以反對老年人的要延年益壽呢，因爲我自己也在不分朝夕。事實就是事實，大家都有矛盾，大家都有期求；而各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用自己的觀點，仰觀萬物，俯察百態。最後還是只有靠自己的年齡來校正自己的差誤。

我們老人，如果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求延年益壽之道，那麼，始皇而今安在哉！

藥藥
戲言

開場白：

然後擺酒開來

說：我已經戒酒戒得很久了

之一：

一女士之上司乃吾同窗

一女士與上司吵嘴

哭哭啼啼

求救於吾

吾曰：莫驚怕，莫驚怕

吾繼告其相與一女士之上司

該上司一刀刺去

一女士倒下，臨死

指吾鼻曰：汝這王八蛋

吾一笑置之

之二：

兩隻小象爲了一個銀幣在草上

相撲

大伯公宣判

敗者：小草們

附注：此二象皆大伯公之乾兒子

七四年五月

景象

至於怎樣在燈光下抓住自己的影子
唯有自己知道

這是冬天，沒有人在漫長的街中看雪
北風刮了你一臉的黃白

古松呢？鳥語呢？

驕陽一抬頭

淨白的霜花紛紛下落

從遠街的另一端延至這一端

足可以窺探出整個淒美的古代

詩人一夜吟詩，獨飲

少女坐在琴邊，靜止了彈奏

凝視着樓中的一幅古畫

弦琴已鋪蓋一層冰

一個叫做冷冷的美麗鄉愁

現在已成陌路

何處去走，走向那一角

整座半閉的城門

此時正想喊：黃昏呢？春天呢

一片寂寂的回响

眺望不見一片美景

淨白的霜花紛紛落下

地霜

一廊窗櫺 流進一廊地霜
明澈如水 清靜如潭
映我以粼粼的波光
瞳孔閃爍 入禪
淋浴 淋浴於虛虛的空幻
溶溶夜月 流自醉仙的牀前
折進窗櫺 撒滿我的腳邊
哎 沒有酒的季节
空負了一廊波光
黃你的詩 盈盈一大樽
乾乾 乾盡了滿懷的相思
乾盡了三千丈的華髮

奔流不返的長江 瀉然東逝
流掉了開元盛治 流掉了翰林的詠讀
流掉了東坡的赤壁 而我
是浪頭 靜靜的浪在背後奔流

一廊窗櫺 一廊地霜
滿地相思 鍾情向千里之外
千年之外 滿池的月光
漣漪漾在心上 漣漪盪在歷史上
唉 如何收拾這長長地霜

——月清之時，余好靜坐窗下，望滿廊之清光而獨思，幸翰林之詩章而默誦，清風徐來，涼露微侵，月明雲淡，辰將時移，留連而忘返，西沉而不覺，故爲是章以誌之。

草芒三顆

● 整個下午，她在爲她的幾個友人的無意向學而煩惱。她走向他，圖於謀求一個解決的方法。他告訴她：有甚麼方法呢？除非是迷者復醒。她亦感到無法。但她却無法擺脫挽救其友人的苦心。他冷眼看着她的急狀。心裡逐漸清涼，她終於看到一些書上無法學到的東西。他何嘗不爲她的幾個友人而疼心呢？他指出，如果迷者不欲醒，你如何叫他，他都是迷糊不清的。對於一個失心的人，你最重要是找回他的心。而他的心呢，何處尋？千千萬萬念於花花世界，她們怎能克己？怎能照見自己的本來面目？清溪水般緩緩的談話，風過雲白的下午，他的眼有千個釋尊的臉。燈是點着了，接燈的人呢？

(26.6.74)

● 滿室的書。幾個女孩圍在一張桌旁閒談。她們手上捧着虛無，口上談着一些永恆的問題。室外是纖纖不絕的寒雨。她們燃起滿室馨熱的笑。笑聲蕩向空無，空無的回音她們無法聽到。時間流逝，生命流逝，她們無法領略。或許，她們中有人能與領略，却無法加以承認。

● 她們低聲的研討，大聲的爭論。帶回家的，是些甚麼？夜深燈白的時刻，冷冷的枕靜着眼瞞一個不眠的夜，苦苦的尋覓；自己在何處失落了？在歡笑與歡笑之中，在爭論與爭論之間，熱鬧的氣氛，激辯的唇舌之戰。之後，孤寂的洪潮則無情的淹來，沒了一切。及後，僅留下一雙空茫的眼。日間的千言，剎時驚悟竟是無言。花非花，你非你的時刻，夜就更難入眠了。

(28.6.74)

● 他愛於海涓子，不是因爲他還懷着十七歲的情懷。他愛着一些普通人認爲是不屑一顧的東西：他愛碧海，他愛綠波，他愛依晚落霞天，他愛清風白月夜。他愛的是些莫明其妙的東西，他的友人如是告訴他。他微笑的踢着沙，風流過他的耳，刮去那些繁念，無念一身輕的感覺。拋去一切烟聲交薰的記憶，看海鷗飛過。他憶起Richard Bach的靈鷲。自己超越。禪界。天心月圓。世尊垂目的圓滿。我欲乘風歸去呵！云在浮動，天頂是一張無量藍空。海，很有節奏的拍着自己的褲管。看着浪濤中的魚族，遂感到生存，畢竟不只是單純的生存。

(5.7.74)

那些遙遠的夜

那個遙遠的夜，始終在我心坎回響着，回響着淒迷。我倚在欄杆，望着浩瀚的大海，浪潮滾滾，濤聲不絕。月光洒在海面上，一片金粼粼的浮光，搖撼着，搖撼着，隨着浪潮起伏，搖蕩。這才我乘的那艘渡輪已經開動，在夜的海中，徐徐前進，沖出朵朵美麗的浪花。我的心頭被淡淡的哀愁佔滿，竟感覺潮聲很淒涼，奏着奏着，在我的思潮中。離別，本來，在我已不會算是一個陌生的字眼，但每次離別，總氾濫着哀傷，在心頭。對於你，對於我，何嘗不是一件增人哀愁的事呢？適才，步在長長的月台上，我倆是默然的，連一句話兒也不說。難道說話是多餘的，一切盡在不言中？那一刻，我的心情比夜色還要沉重，這是不用詮釋的。等汽笛聲在夜色中響着，我知道不久火車就要開行了。你挽着沉重的行李，但我知道你的心比行李還要來得沉重，這是從你的步伐看到的。我舉起手，在夜色中，揮動着，揮動着，向着你，說：再見。火車遂向着黑暗的夜色中前進着，火車慢慢拉離了我們的距離，留下長長的鐵軌。我只有拖着蹣跚的步伐，負着沉重的心情，向來路走去。那夜，心的紊亂使我無法安睡。結果，唯有守着整個夜，直到黎明。

又是一個寒冷而遙遠的夜，從夢中突然驚醒，黑暗四方八面向我湧來。我走去天台，依在欄杆，寒風直逼來，天一片灰濛，月亮星星不知躲到那裏。雨快要下了。我胡亂的想着，一些往事，心不禁蒙上一層哀傷。逝去的日子，似一首午夜響起的淒淒的歌聲，令人感染一片淒傷。逝去的日子，如一片雲絮，似一場細雨，令人情緒氾濫，令人欲捕捉但又無從。逝去的日子，不管歡樂抑或悲哀，總是不能追回的，不能捕捉的。只要要來的日子能够盡量把握住，好好利用，活得更充實，那些逝去的日子，又算什麼？

又有一個遙遠的夜晚，我傾聽着貝多芬的交響樂，每個音符在黑夜中飄揚，飄揚。小提琴幽怨的奏着，在我心坎裏回響着，回響着。悅耳的琴聲彷彿把夜色釀得濃郁，更濃郁。我享受着這美好的曲調，沉醉在它低沉而激昂的音符裏。人生是否也像一首交響樂，有時激昂如海潮，有時却低沉，靜止？而曲調呵，如斯奏出，奏出，永恆的奏着。我傾聽着，傾聽着，忘掉一切。驀然一聲沉重激昂的尾音大聲响起，頓然靜止。曲終了。我茫然了好一陣子。

又有一夜，我從市區回來，下了巴士，冷風呼呼吹着，把我本已零亂的髮絲吹得更亂。望着自己的身影，不知怎的，莫名的失落感遂湧上心頭，每次午夜從市區拖着疲倦的身軀回來時總有這種惘然若失的感覺。整座組屋靜悄悄的，我走進一架升降機，裏面只有我一個人，我按了號碼，升降機慢慢升起，升起，我突然感覺自己好像被困在這窄小的方形盒裏，我恐懼着，冷汗自流：假如它突然半途停止，假如電綫突然中斷，那我該怎麼辦？升降機停止，我趕快推開門，飛快的離開。我還感覺心跳的速度。開了門，我隨手開廳燈，心始終不能平靜下來。

那是一個遙遠而淒美的夜。我獨自一個人坐在葛尼道的長堤上，望着那一片海。潮聲起伏的回響着，永不竭止。海風不停的向我髮絲吹着，直吹得零亂起來。月光如砒霜那般冷冽，照在我頭上，衣上。一切都平靜，安詳，樹影，人影，燈影。只是我的心始終如潮般洶湧。我想了很多，想起遠方的朋友，懷念起那一段和朋友在長堤對坐，暢談，聽潮的日子，想起離別的那一刻，心不禁染上莫名的哀愁。而今，我獨對那一片黑而浩瀚的海，真有「景色依舊，人已變遷」之感慨！

又有一個夜晚，我一個人坐在茶座，喝着濃濃的咖啡，我點了根香煙，很貪婪的吸着。

那晚，心情一直就不好，所以我一連抽了好幾根香煙。望着那煙樓上升的煙霧，我想了好多好多，想到自己沒有把握住眼前的時光，讓它在指縫間無聲息的溜走，沒有留下一絲痕跡，自離校以來，大概有二個多月了，我究竟做了什麼？擁有過什麼？然後，我只好在每個深夜，在燈下，翻開日記，寫滿懺悔和責備的字句。我發誓要每日好好的利用時間，這一句話，不知寫了多少次了。可是過後，我又忘掉那些誓言。我知道這是錯誤，但我始終改不了，讓它越陷越深。所以，我拼命的抽吸着那根香煙，想吐掉許多不快的煙圈。我望着咖啡的倒影，咖啡中的倒影的我已不是一個瀟灑的少年了。那夜，離開了茶座，走在冷清的長街上，我抬頭望天，星光燦爛。冷風吹着，我向着車站那個方向走去。我便想：這該是醒悟的時刻了，遠離煙霧，遠離黑咖啡。現實雖然是那樣無情，但你總要面對着它，不能逃避。畢竟你已經長大，有抱負，有心中的理想目標，開始懂得什麼叫做生活了。

那些遙遠的夜，始終追朔着我，在我腦海中盤旋，歷久不散，歷久不散。呵，那些遙遠的夜。

——稿于七四年七月十日

亭林

溺在異鄉的

當最終一闕校歌低遠低遠而逝，而同學們底輪廓亦漸趨入深深底霧季，一所無形的鐵柵在歡呼的間刻崩然倒下，插在地上攔拒着我已步出校園之後。以前的一切大都隨着日份牌的小方塊逐漸薄了薄了的那份感覺是什麼味兒？多年的蘭契們卻恰教在一捲風飄散鬱結一處的蒲公英般逐一辭行而播遷，獨我喃着遍遍驪歌。擺在吾前之路焉知向海向霧？我怎麼了？我怎麼了？吾只是一團遙離故鄉飄落異鄉的蒲公英在風之途。

若在北地，此際該是春已捲席，酷暑將炙痛一段翠綠的日子。從一線斜斜溜滑着異彩的蛛絲及那團繫着花盆而垂懸在天井底披風戴雨多時的鐵線絲之不光彩，無聲的解答着並不是沒有陽光透過天井滲了進來。一切的來臨總無情的對我，把我線線希望變質一如鏽鐵幻不出輝芒，而將我，而卻將我想置在夢魘的圈內。唉，該叫我怎麼好？該叫我怎麼好？

吾本不該諸多企求。一團飄在異鄉如斯渺小而不觸眼的蒲公英，倘不能穩固自己，是不該企望什麼，無奈一份慕念在夢裡悄織着一脈網無聲無息的將吾心繞住，誰都願酣醉不醒在一幀像畫底夢那般的幽那般的美。因此，吾終於將執在手中久久不敢翻轉開來的三張疊在一

處牌面向着掌心牌背對向牌子底撲克牌翻轉開來，後面二張牌子仍掩隱在第一張已顯眼的撲克牌。吾輕輕的以擘食二指捻動着牌兒略出掩隱其後的二張中的一張底左上角，然後虔誠的自轉着最末一張紙牌底花式、顏色、點數在一瞬稍用力捻動着指尖欲略出那最末一張牌子成扇型之前，心倏地迸然衝彈了起來——

——是一抹霞雲的暮夕，她猛地一個驟然轉翻身子把臉龐別過，旋帶着頭上絲絲秀髮騰然飄颻撒了開來，凝撒在那一角橙昏底長穹……

瞳孔陡漲裡的一瞬，所持有的皆成圈圈的泡影！一瞬緊間一股熱血奔騰驚濤駭浪般衝擊搗捶砸裂心扉濺射而出若烟花之爆撒，四面八方……

吾默然的把睫毛垂下，無助的頹然把頭移得低低。那一抹霞雲伴落日仍未飄遁遠逸，而那輪落日仍未啣走那絲非我之影自吾視線之圍，卻將吾篇篇濡筆透示心曲之束筍焚燬，遺我一堆灰燼。呵呵，那恹地褪不落的夢魘——在暮夕底夢魘！

蕭脫對我，已屬一卷殘遺之灰底詩束。

霞雲暮夕之後的夜裡，風雲驟變，久旱之夏夜偽偽的掏出幾滴淚滲滲是貓哭耗子底異鄉天氣？

唉，我欲乘風歸去，我確該還鄉解脫一趟了。

翌晨的路及邊沿的草都泣過。紆徐的拖着蹣跚底步伐，添足印沉重於泥濘之勁緩緩延向車站。迎面的風，輕輕的移着一團蒲公英英飄然貼身而過，風勁之末，蒲公英英無風盈然降墜而落，落在泥濘的徑上。污黃濁斃那團潔白，心內好一陣絞榨。

除了一些蘊在體內潰爛細胞仍孳然癱軟未癒，我已殫亡一切寄托（一切寄托已成僵硬的窒在喉管，然後腐朽着心靈在一團蛆蛇的啃噬……），我所攜有的就只此沉重如許的包袱便別無所攜的任一輛巴士倒排着兩旁悵悵翠底膠林禾田載往故鄉。車的窗櫺上那片玻璃，不知幾時已斜斜的掛帶着雨的淚痕。雨雖落在窗外，卻惆悵在心裡。一分一分的故鄉的距離是寸寸的近了，而兩旁隔窗的悵悵翠翠在一片空濛下仍倒排着。也許那份惆悵是附蘊在我孤獨底影中，雖已愈漸遠離那地方，然卻仍把它帶在身上。吾把睫毛無奈可何的隨着眼皮的

垂下，輕輕地合攏在黯裡雨聲滲雜着車底引擎聲中的喧噪，而那影，而那非我之影竟又似有若無似無若有若隱若現若隱若現若隱若現稀稀的泛在那一片眼底的黯紫，久久仍未斂逝……

朝着南迎着風的那股冷流，冷化着我癱癱在座位的肌肉骨髓，呵，空虛裡的風竟冷漠如許？而懸掛在左胸的那破心囊卻又是那般急促的顫幌在微微顫幌的車廂內！吾再把眼皮撐開，觸眼是一片濃郁底幽暗，車是駛在沿邊皆是一列列以龐大枝椏及葉葉蒼悵遮蔽了長穹之不知名的參天古樹底路上。我發覺蒼老這個名詞，竟原來就是這個樣兒，肺腑內一陣反常的氣息底音調彷彿愈來愈宏亮的迴旋在車廂內，將一切喧噪掩退。恍恍惚惚中，不知幾時車已撤下那段濃郁底幽徑，而入目的已是路旁遠處一列檳榔樹在斜斜底雨絲下，慢慢地稍旋着轉移過來，然後倒排而過，故鄉就快到了。

——久別的故鄉該會是怎樣的了？

夢，在有過夢的年齡，可曉得多一份夢是增一份年齡？而夢，而夢是隨着年齡的增進漸趨蛻化，恰似一苞苞花底蓓蕾及至成一朵朵盛開的鮮花，最終在花朝的遠去，而趨向凋謝的片段……

夢會這樣對我說。

——久別的故鄉該會像一朵花罷？

起初，在陸續的望到了左手邊的飛機場，及印象較深刻的那間掩隱在數棵蔭疏疏底桐樹後面的校院，還有市鎮上兩間依然故我的戲院時，我開始懷疑着我邂逅夢的那刻及夢所對我說的，是屬夢裡的夢囈。及至憶起在剛駛進市鎮那刻依稀的望到一處橫巷中矗立着一間確很陌生的超級市場時，心內不覺對夢內忖起來，久別的故鄉之土畢竟是稍微變更了。

巴士終於是抵達了碼頭。我深深的吁了口氣，拖帶着行將麻木的軀體，隨着搭客們下車，踏落在半個故鄉之土。微微滴落的疏雨，自故鄉的長穹降然飄下，撒在頭上撲着吾面似爲吾久別故鄉之回歸而洗塵？抑或爲吾多日鬱結已成一具空殼唯愁底形骸寄予洗憂？

拋下雨絲步入碼頭，改乘一艘渡輪歸渡向另一半的故鄉之土。在一聲渡輪的號叫，船是離岸了。凭在長椅的一角，總覺得船內竟是塞滿着莫名沉重調底氣氛，有些受不了的把頭探出那四方方的叫「窗」，俯望着拍浪的海水侵襲着船身翻捲着水花沫兒掀起吾底思潮泛些

幼稚底童跡是可笑卻又是那般可美的疊疊純真。隨着浪花底擊濺，追捕泡泡之沫於一段隨着家人搭渡輪往返來回渡海那刻總是不解的呆望着船外四周的海在移航着船而船彷彿如定錨般的絲毫無向前移動的便到了彼岸的童年，那何等蒙昧底童年。但，那卻比如今的成長漸漸知悉一切一切……好多了。

離船上岸後，雨已不知飄往何處，太陽匿在陰雲層中仍未透出一絲光芒。陰霾四佈下底街道陰黯如許，然吾獨行在街道上仍能聽到許多車輛馳行底喧嘩，許多行人拉拉雜雜凌亂無拍底步伐聲，還有咖啡座內的點唱機播放着充滿羅曼蒂克底情調的那首 How Can I Tell It 繞在耳邊，體內快僵固了底血液不其然地激震着行將麻木的心靈，溶化在 Lobo 那柔情似水的嗓子，瞳孔內迷迷濛濛的是一段霧季，耳膜內 Lobo 底嗓音逐漸淹沒換上內心自唱底輓歌。……當霧季散了，當輓歌隱退，我已迷失了童年時那許多許多小小的足跡。當一份失落感繫在心裡，只要是人，總認為已失去一切，卻大都忘了鬱抑在那時刻總不成亦失落了？這之所以失落才有鬱抑，有鬱抑才襯托出失落感？人，畢竟是奇怪的動物。

從那段迷迷惘惘中的逢道走道，遇巷穿巷的沿途的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在鬱悵底城市底生活，我只曉得我已走得倦了而體內是一陣血氣的逆流，除了確須到山上呼吸些新鮮底空氣藉以解解淤塞胸中，窒堵喉頭底積鬱，便不作他想。於是搭上一輛巴士直抵山脚，然後改乘纜車徐徐而上。那山，小時登過，這是第二次，但心境異然。……

纜車徐徐的被吊着上。坐在纜車內所感觸的是：昨日的情感猶如一輛被吊着而上的纜車。所不同的是——那一節情感卻在異鄉的鋼索中斷脫了，那麼無聲無息悄然墜入深淵千仞，重創至今。

在山之頂，遊人少見，或許是雲中陰霾嚇了山中的旅客罷？而濕漉漉的綠茵之氈更顯幽靜了。吾深深地吸着故鄉的氣息，憑欄坐看園中一畦一畦的花圃、一簇一簇底青叢，遠眺鄉土，景物迷濛，心亦迷濛。

我立起身轉向一處望不着那些以石塊兒堆砌而成底石壘旅館別墅，埋向蔭處深深底柏樹叢下。在一塊土面稍微露出，少許柏樹底部份根突的那處，殘遺着旅客不小心打碎了數片玻璃殘骸。我趨前拾起一片玻璃碎片置在掌心，心裡好多感觸呵！

蔭處底世界，吾心已殘碎若琉璃！

吾執着掌中那片玻璃片用力地刻劃在一棵柏樹的軀幹，吾欲將那份消極自吾碎心囊灌向掌心透過玻璃片溢入樹軀。吾手不理知的被玻璃碎片割傷了手指頭好多好多處錯雜縱橫，血自傷縫中溢湧而出沁入樹之軀，然吾仍視若無睹的只顧為那已空存剩壳底情懷立一座墟墓於樹之軀上。而碎片雖扎在手指根兒卻將一連串千刀萬截之痛楚移向心扉，心早麻木。……下山後，偶來到一間超級市場，本無進去的意思，後來想了一想，還是步了進去。悵結裡，很多東西都成空虛的一片。彎過一處角落，隱約傳來一兩聲輕盈底玲瓏，眸子不其然的循聲望去，凝視在一串串懸掛在木架上的小巧風鈴——

離鄉日，只攜返一串故鄉的音調掛在窗前，但仍掩蓋不住發自胸懷底愴然無聲嘶泣。……

誰忍心將一張潔白的紙張弄皺了？無奈的，它畢竟還是被弄摺了一道痕。吾小心翼翼地把它那處已遭受摺到的地方反摺回去圖試恢復那張紙的原狀，不想更糟，那張潔白的紙竟又添多了一道痕。

唉唉，吾之情感是蘊在流蕩四野而結束在一段泥濘中的一團蒲公英，不提也罷。

（稿於七四年六月一日）

「誰也不是妳；妳也誰皆不是——謝秋紅」

妳若悄然歸去
不帶走一片雲彩
我就再也尋找不到水窮處的
一片幽香
妳若歸去，歸去像是一枚潦倒的蝶
儘管風雨淒迷
妳若不歸去，我讓晚霞陪妳
妳也陪着晚霞
如果我就死在這叫人心悸的

晚風裏，盡把一切風的雨的都敲打
我的內裡，我的胸襟
爲什麼妳又把那么多風風雨雨
又重疊重疊在我身上
密集得叫人窒息
妳還是不要歸去
歸去又把什麼還給自己
既然一隻青鳥
已銜走妳所有的消息

七四年初

絕響

笛呵：

斷鴻聲裏：

我把悲戚的臉抬起
你究竟知不知道我是誰？
今天我來的是少年
而且是漸行漸遠
漸漸把悲號還給淚光，又漸漸
把淚光還給那無盡無涯

剎那間的一聲鶴唳裏

我把長亭走完，再走向長亭

向晚竟已千里，啊白衣

秋色在一葉落間老盡

風流在一愴然間落盡

你知不知道，縱斷送一生憔悴

換不回來一件悲哀的白衣

在香港與其紙中

我悄然在夜雪初霽時

魂斷斷魂地歸來

你知道嗎？你究竟

知不知道，一根多情的竹

換不來美麗女子的泣！

秋色遠在無話可說那邊

寒煙哪，都化作雲彩飛去

立盡斜陽

鼓呵：

世事一場大夢

在我整卷多哲思的青史裏
他忘記我的名號，在風雪齊集的晚上
一脚踢開我的門，持刀闖了進來
且慢，我說，風和雪都不敢惹我
何況是你！我說過丹青勝不過真色
我七昧真火且唬那兀不住

況且是你！我的掌心雷
不容你忽視，我張開鐵衣
單止飛揚就可以把你拋起
我短衣可以射虎，在風雪漫天的廟裏
可以飛起平沙雁，可以不驚烽火
何況是你！我輕輕重重
或者情有所鍾，都可輕易
勝你！你乍聽我絕塵而去的聲音
是英雄也免不了淚落，更
何況是你！我好意告訴你
我生則爲英雄死則爲鬼雄
可以驕傲的抬頭，何況
是你！在山寒裏我愀愴地笑着
我的斷喝也換來一個驚喜
更何況是你！更何況是你！

人生幾度秋涼

爭呵：

故人何在

要記得記住他是誰呵
鄉音忽然想在粉黛裏添顏色
這是哀切的呵，我禁不住要把
一朵存愁送給你
勿忘記你曾是我的臨崖
我無頭無尾的譜

你千萬不能忘記，忘記那
千山與萬山外的隔離
若我訪你時是遲暮時了，你更勿忘了
那白衣而漸愈多情的女子
怎樣記取湘江雨，更把一朵冷香
給你，要你記起，鐸鐸琮琮的
不讓你忘記，來時可以積雪
去時可以斷腸，但叮叮咚咚的斷魂
總不能忘記，煙水最寒時
我仍未忘記把你奏在曲裏
更爲你換上一襲新繡的白衣
端陽酒時讓我記起你
黃花九時讓我記起你
不管蟬如何瀟瀟，我走過的一步子
如何鐸琮，你總不能忘記
總不能忘記

煙水茫茫

鈞呵：

誰怕

絕呵，你硬硬把他
平平白白的翻出來
看他能不能排山倒海的把
大風和大雨括起來
看他長風幾萬里

平平白的能不能把
英雄兒女都怕起來
磅磅礚礚像是一天地間都怕他
連盃都要祭他，連爐都要拜他
盤呵，你要聽信我的話
硬硬把他劈頭劈面的倒下來
看他徬徬徨徨的踽走
還是惶惶徨徨的一行就向天涯
就是伴着渡江入關的頭陀
也叫他平平白白的
丟了膀子！你該硬硬把他
送向清清澈澈的關外
就是飛夢也不能回來
我就是明明白白地
化作老年回來，也不會扳起雙手
忘却一頭受傷的獅，你一定要硬硬的
天荒地老的走下去
驚天動地的把那面
大旗拔起來，你記着
梆呵，看我能不能硬硬地
把自己的星宿也打下來

稿於七四年七月三日。

商晚筠

枯色的林

（跑者 淋了你一色擾嚇）

A

嵌入了一則黃昏事
淡抹你 死的灰稿
容你顏者
是封着的幽冥
孃然 一夜黯哨霧色的
嘆喟升起而繞轉不息
棄你唾你的獸們 蘊着不閃的白眼球
噱奔相出

B

許你 賜求夏娃一眼的情愛
揮不去你年輕的記憶

是你殘褪的歲月 和你
波不起一絲浪紋的死寂
也非是雨的風的蕭落就能
甦醒你的再生

夕陽是墓途的死亡笑靨
之後 就僅存一件難過不堪的
黃了的披風貼緊這再殘燭不過的
不遂年月日

酣醉的心呢 沉垂如揚不起的兩排悵鬱的睫
白蒼的失去色調的四季
凍結你凋零的數葉稀疏

C

冷思千夕而不能
幢影魑魍紛紛投入而淒泣
握着的是

手是 枝極是
若你不幸倒下

一息尚存 伸展的手
僵硬得扶不起你 也

冷感得擠不出一滴淚來悼你

D

聽說有那麼一座林
負滿身的疼楚和

至灰燼還依稀可聞的呻吟
焚後 猶除魂歸游

立姿英氣至久隱隱若現
你 必是痛苦

而後更枯黑

而後再也支不住片葉的翠色

而後 旅人必重述

你光榮的除愁的盛狀

E

(漠冷地 你予我一
性格而傲勁的眼色

我垂低着頭轉身離去離去)

兇手

從金保 (Kampar) 至怡保 (Ipoh) 那二十餘里的路程伊始，有一棵開花的樹生長在路旁：樹高大，枝極錯落，淡翠綠的小葉陪襯鮮目金紅色的花叢，是最怡目的陪襯；整棵樹花比葉還開得茂盛，像把整棵樹，都在熱帶中啾啾拍拍的焚燒起來一般。樹靜靜的立着，晌午靜靜的渡過。

「Ipoh 23 Batu」離怡保還有廿三里，他看向窗外的路程碑。是的，車子拐過了電油站那個轉彎之後，已算是走了一里了。總算是搭上了這輪車，否則又要等到四點鐘那輪了，這見鬼的大熱天，在路邊等是焦切又枯燥的，單止是淌下的汗滴，也够濕了整件衣衫。這他媽的天氣，一下雨就連綿個不停，一旦沒下雨，就熱得叫人發悶發慌做不成任何工作除了頭昏眼花。剛才等了將近二十分鐘的車，就差些兒沒在巴士站旁晒成了炭焦！車子甫至時，幾乎整整十個人同時自巴士的那小門擠進去，都是那麼急不及待，連下車的搭客也只好堵在車內，等上車的搭客都擠入了後，才艱難得像巴利魚箱裏僅有少量的水而有層疊的魚一般，堵塞塞的滑出了車外，才鬆下真正憋着的一口悶氣。要不是有搭客在這兒下車，司機才不一

定會停呢，要不又得呆等多卅分鐘了，況且又沒有站位，剛才站的那幾個人，都被售票員趕下去了，自己萬幸的眼明手快，一擠上車，就搶遠求近的及時搶了那剛半站起來欲下車的搭客的座位，否則自己也可能是被趕下去的幾人之一呢。此刻剩下的在座位上的人都漠不關心的、面目麻木的、自顧自的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的空空洞洞的望向窗外疾馳的風景，有的半打着盹，有的眼睛直勾勾的望着前面，像一具行屍，這活着的世界根本與他無關。再看外面：Ipoh 21 Batu。再多四十五分鐘左右，就可以到了，民漆一定會等他的，那件事，再遲辦可就來不及了。背脊挺着坐這麼久，緊張的情緒還沒有恢復過來呢。他吁了一口氣，緩緩地背貼上座墊，一陣柔軟的舒服劇毒發作似的一大片一大片從背面漫延開來，就索性把整個身體的重量，都挨了下去。就這樣舒舒服服的坐了一會兒，遊目四盼，打量同車的人。這輛巴士共有左右兩排的座位，每個座位僅可坐二人，看來整輛巴士可以容納四十二人左右。左右座位之間，有一細長的空檔，僅供一人行走。前座的兩個人，正前面的是個警察，亮黑色的制服配着亮棕色的皮帶與亮晶晶的勳章，坐在那邊不言不動也有一股令人肅然屏息的勁；這警察坐在靠空檔的一邊，另一邊坐的是個長頭髮的女孩，一大把的烏髮因急風而向後甩，露出雪白得花瓣一般嫩玉的頸和柔美的耳垂，只可惜看不到前面她的樣子。他坐的是右排座位之中端，前面的是那警察和那少女，警察的座位之左的位置，是一個駝背的中年人，穿著不熱也焮出汗的粗麻皮布，慌慌黃帽，分明是苦力一名，汗濕了大片的坐在那邊，喘啊喘啊像哮喘症一般的喘息着，他旁邊坐的人看不大清楚，總之跟這樣的人同座註定是不好過，他想。「嗖」風急過，又是一個里程碑：Ipoh 19 Batu。他再把視線向左瞞：左邊座位坐的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女人，看來她已上了四十而且至少有四個以上的兒女了，她的唐裝衣襟半片打開，假得令人不得不相信它是虛假的鐵鈕半高貴半淫賤的斜垂着，黃白色的乳房被她手上的嬰孩吮吸着，那嬰兒不斷的吮吸着，連一點聲息也沒有，除了臉上漲紅的額和漲卜卜的青筋，像一個剛剛暴斃了的病人。坐在她身旁向內的是一個穿白色校服毛頭學生，正是不大不小的年紀和手脚過長身軀過短的年齡，他此刻的狀況正和他的年齡一般尷尬，潛意識的好奇想望等於意識的絕對不望，所以他白生生的臉望向車外等於望向乳房。而在這一座人的後面正坐着一白髮蒼蒼的老翁，手持着杖，隨着車身搖擺，倒是精神奕奕，坐在他旁邊

的人，太側面了，也無法看個清楚——驀地一張大手橫面豎了過來，他霍地一正身，吃了一大驚，才弄清楚是售票員，這售票員是一彪形身軀的孟加里人，他被唬了一跳。「Mama neri？」他慌忙答：「Ipoh，一面慌張的掏出錢來，兌換了一張車票，那孟加里人虎步跨到後邊去，繼續搜索坐在更後面的幾個與他半途同上車的人。他好不容易才平定下碰碰亂跳的心，側着臉向後望：後座是對夫婦，女的在左側，血一般的口紅和岩漿一般的金飾很不合切地垂暮的臉容，每一處向下垂的皺紋都似曲尺一般地向人；另的半禿着頭，豬一般的鼻子襯着鍋底般的肥臉，配上一雙白多黑少的大眼睛，正鷹一般的瞪着他！赫！他慌忙轉回頭來，巴士「吱——」地煞了車，外面有一座碑：Ipoh 17 Batu，這樣寫着，而這是半途的一個小市鎮，有人上車，有人下車，擁擠擠比熱鬧鬧更甚，而他周遭的幾個人，都沒有更動。他開始向自己右側向內的同座人望去。這老人穿著一件千瘡百孔的嘩嘩黃粗布，長褲及膝，也不知是不是短褲，黑色的而且是綢質的，鬆花花的向下垂着，膝部的布沿都是破破爛爛的參差不齊得像洞穴裏的鐘乳石林立。車子一跛三顛，又向前移，摩多的吼聲像空氣一般濃濁。這老人載着一頂褐黃得成啡色的布帽，蓋了半邊臉，僅露一小半後頸，滿是疥瘡，一粒粒土填般結伴凸起，星羅密佈在他的皮膚上生根。他枯黃且如少林寺枯僧般龜裂的手，一隻垂在座椅上，姆指的第二節凸起，顯現黃青的骨，食中二指無力的挾着一張紅煙紙，已漸漸鬆脫出來，滿手指都是魚脫了皮般奇異的金錢大小的緋紅癬疥。看了令人寒哆。另一隻手攔在前車座後的鐵枝上，全身的力量都壓在這條枯瘦的臂膀上，這臂膀像柴一般的攔住了這老人的頭顱，露出小半邊臉容有一種說不出異樣的枯黃。這老人已閉上了眼睛，車子隨着狂吼向前衝着，顛簸着路途也顛簸着他臉上抖一哆嗦垂的肉。他的頭死死地擱着，枯瘦的嘴半開着，咧出僅存的一二隻乾黃的大牙。一陣陣小小的惡臭，被風急旋過來，他慌喘喘的別過頭去：Ipoh 15 Batu，活見鬼，他心中想，跟這樣的人同座。他的視線在搜索另一空位，想換另一座位，但又塞得滿滿，就算連中間的那一段人行道的空閒，也被汗酸惡臭填滿了。現在他才發現這輛車一味向前吼着，很少停頓，也很少有搭客下車，所以位置就一直被佔據着，也就沒有搭客能上車，他們勁自在道旁揮手，巴士仍勁自噴噴着衝過去！活見鬼了，這樣的鬼熱天氣！他用手帕抹了又抹那淋淋溢出的汗，無意間手肘碰到那老者

的肩膀，他忙道：「對不起對不起。」那老人不但絲毫沒有動過，而且應也沒應他。倒是因這一碰撞，老人指間仍挾着的紅煙紙，却鬆了開來，「嗤」一聲因急風而掠撞在他的右頰上，他駭了一跳，那煙紙又急捲向後面去了。睡成這個鬼樣子，他喃喃了一聲，他媽的；心中却不免有些奇怪。巴士臭脾氣的狂吼着，猛撞上一片大石塊，「吼」一聲活像要把人倒出車外。那老人的頭不斷地由手肘撞向車鐵，照理說該是很痛，但仍沒有醒來。真是活見鬼，他心中想，乍看已是：Ipoh 13。十三，十三十三，忽然有一個黑鴉般的意念飛掠他的腦海，且一歇不去：假使他身旁的人是死人怎麼辦？真的這老人像死人一模一樣，如果他真的是死人呢？那豈不是與死人同座？如果別人發現了怎麼辦？調查起來豈不是要上警局，那多麻煩！猛地他曉了一跳：要是警方懷疑我是兇手怎麼辦？在這狂吼嘶吶的摩多聲中確是殺了人也不會給外人知道的。聽說這種自唐山來一般的老人雖然衣著襤褸，却往往有很多錢，上次在怡保街上被擄劫的一個，就搶去足有現款七千多元！這樣我已豈不是會被誤認為兇手？怎會呢？我怎會向一個老人下手呢？別人又怎會相信啊！沒有那麼巧的，不會的不會的，最好快快快快到，快快到，免得麻煩：Ipoh 11，還有十一里，十一里，隨着眼睛望出去，他的一口心幾乎飛了出來：原來那老者半開半閉的嘴裏，竟是腥紅一片，他突突的心跳着，鼓起最大的勇氣，輕輕且哆哆的推了推，推了推，又推推，喚：老伯，老伯，老伯老伯，都絲毫沒有反應，倏見老者嘴角淌下一行棕紅色的沫液！竟是事實了！事實了！死了人，怎麼辦？該怎麼辦？巴士的摩多碎碎嘖嘖的狂吼着，車外的一切都在飛掠。是的他應該馬上上去告訴別人是的，但該、該告訴誰好？那警察會不會第一個懷疑的就是他？而旁邊那幾個人，唉呀都不行的呀！他們只怕更加懷疑他，更加大驚小怪的呀！在半個轉身未縮回之前，一個高大的身影撞在他左側，他這一駭幾乎離了魂，只見那孟加里售票員虎虎的瞪着他，用大手指指他越坐越向外傾的身子，他慌忙又縮回去，却碰到那老人的身體，那售票員才虎步跨到前面去。糟了他們不給他離開！他想。更糟的是剛才他推那老人時必定已留下指紋的了。看向車窗外，碑石立着：Ipoh 9。九里九里還有九里！快快到快快到，到了就好了，到了又怎樣好？不行呀，那時候每個人都下車，只有這老人不起身，別人一定會發覺到不對勁，如果只是自己反而沒有發覺，這騙鬼都不信，別人定必更懷疑了，更是脫不了關係！怎麼辦？

怎麼辦？到了怡保反而更瞞不住了！除非他現在報告警察知道，驀地掠起一陣寒意，他感覺到後面那男人正在仇恨的瞪住他，前面的黑衣警察也像法律一般高大地豎起：他們好像都是專為監視他而來的。啊啊！這不關他的事！都是些陷阱！活見鬼了！真的是活見鬼了！他腦中靈光一現：會不會是剛才他上車來時那兇手才趁機離開呢？是了是了，自己却做了替死鬼。但自己該怎麼辦呢？大叫起來嗎？這一叫麻煩就大了，可能兇手仍在車上，監視着他，氣起來說不定把他也給殺了。想到這裏，他冷汗直冒，不斷掏手帕去抹拭。再抬目：Ipoh 7。七英里，還有七英里了，怎麼辦？他該怎麼辦好？一旦鬧起來，民漆只怕等他不着了。只見那前座的少女長髮不斷向後隨風直飄，髮尾掃落在老者的頸上，同樣是一點動靜也沒有！蠢東西！留甚麼鬼長髮！那是個死人啊！妳既是不怕死人最好妳跟這老死人同坐罷！活見鬼了，爲甚麼自己偏偏選到這張座位。猛地鄰座的那喫乳的小孩大聲嘯啾起來，他差些兒直跳起來了！不行不行，他是無辜的！絕對是無辜的！但是他該怎麼辦？怎麼辦好？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Ipoh 5！不再容他考慮了。他覺得手足俱冷，而又不容一刻遲緩。唯一脫離這樁事情的方法只有：逃！怎樣逃？跳車嗎？那嬰孩沒哭得越利害，那女人就越臭話連篇的罵起來。巴士的摩多傾傾工工的鬧作着，車外樹木疾飛，已漸漸看到房屋漸多，行人漸多：怡保近了！他腦中忽然萌起一個意念：他可以先下車呀！車外的路碑已標着：Ipoh 3——反正這兒離怡保已不遠，他走路一樣可到，一樣可赴民漆的約會呀！他心中好一陣狂喜，遂又想到：如果這樣按鈴停車，不是太引人注目了嗎？一時覺得全車的人都似在盯着他，盯得他無處遁形。怎麼是好？怡保快到了啊！正在這時，左側後座的那白髮蒼蒼的老翁，魏哆哆的拄杖立起，按了車鈴，他心中一顆狂樂和緊張的心，幾乎已從口腔中彈跳了出來。感謝天！只要離開這見鬼的地方，去哪裏他都願意承受。車子吱呀——一聲停在碑石旁：Ipoh 1 Batu。哈哈，只有一英里，很快便可以走到了，唬了自己那麼久，總算釋放了。這一走，又有誰曉得他就坐在那死者的身邊啊！他不敢走得太快，令人生疑，等那後面的老翁先行了，他趕緊低下頭跟在後面，那老翁搖搖顛顛的匍行着，他一步一追隨，心中無限焦急，似恨不得一口吞下了陽光的初釋之長期監犯。總算那老翁下了車，他一個箭步跟着跳了下去，差點要嘿嘿哈哈大笑起來，他媽的活見鬼的車，如今和我無

關了！那老翁一面竭力維持着身體的平衡，一面很奇怪詫異的望着他，大概是看見他那青黃不定似哭似笑的臉色罷！見鬼！他等不及巴士再度開行便匆匆從車後繞過去，衝過有許多來或去怡保市鎮的車子底大馬路，恨不得遠遠遠遠的，遠遠遠遠的脫離它！砵砵的車在响着訊號，他又驚又喜的作最後一次回頭望向那剛要開動前駛的巴士，驚見那同座死去的老人，正伸頭出車外，一隻枯黃的瘦手抓住了車窗的玻璃鏡，張嘴用力地「喀吐」一聲，把口中棕紅色的檳榔渣液都吐出車外的泊油地面上，一雙又青又黃的怪眼，眯成一線的看着他，他駭極而呆，只見一輛巨大的囉哩車迎臉迅速的龐大，隨着一聲慘叫及一聲緊急煞車聲後，一個身軀冲天而起，與鮮血一起洒落在丈外的路面上，前駛的巴士的側邊。

從金保至怡保那二十餘里的路程末端，有一棵開花的樹生長在路旁：樹高大，枝極錯落，淡翠綠的小葉陪襯鮮目金紅色的花叢，是最怡目的陪襯；整棵樹花比葉還開得茂盛，像把整棵樹，都在熱帶中嘖嘖拍拍的焚燒起來一般。樹靜靜的立着，晌午靜靜的渡過。

稿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廿四日

鍾瑜
婚姻

因爲車途擁塞，她到了市區，停車場已然擠得飽和了。平時的感覺尙不怎樣，今天又燥熱，又車擠，放眼車廂外，紅綠燈一跳一閃，指揮警舞弄一雙白手套，馬路上的一千一萬腳蹀，飛趕似的越過路心。剛好太陽正午，構成每個人的臉龐，眼凹和項槽下，都垂着一重黑影，像塑像般的憂鬱，倏忽的消失在車叢裡。

從她家驅車出門，到此擁擠的車道，比往時虛耗一半的時光，今早，因昨夜作客於人家，歸來遲焉，天明時睡意猶濃，她比丈夫尤戀床，翻了幾次身，方被他洗盥聲催起。從及身的垂地鏡裡，她翻揚輕鬆的長髮，順手紮起一條紅帶，上面印有雙心，伴以四週的星星，象徵新婚的悅樂。還是他送予她的。她清楚記得，那天逛公司，他還手指指的，指向一個半腰高的膠像，一個突聳肚皮的非洲人，鼻環吊在下唇邊，那滑稽的恐怖，使她瓷白的雙齒，一直笑不攏。現在，當她的車子在停車場兜圈時，樹蔭底下，幾名無賴漢，張着嘴吧向她訕笑。好不容易才覓到空檔，車子退整之後，出得路來，回頭顧望，來處一片人潮，車聲人聲轟般襲來，陪着太陽正照，她湧起暈眩的感覺。方才車塞時，她開响收音機，如夢的往事，像公式化的流行歌曲，泛濫在周遭。那感覺，若她那樣的新婚女人，總比別的女人尖銳。他的

丈夫，今早洗盥完畢，兩手撐起早報，半個腦袋埋在報紙後，喃喃地說：

「每一個人的最後歸宿，總不是初戀的那個！」

她把視線挪開，自蒸爐上的水蛋，移放在他的頭上。窗外輕暫的洩進一絲陽光，亮溜溜的反映他黑濃的頭髮。她瞭解，又是他在閱讀新聞後的按語。過往，他總是趁着餐點，發揮他對社會事態的評論，罕有今早一般的，僅作扼要概括。她當把茶皿送到他桌上時，才自他的肩背，見到那新聞的要旨，不外是一宗婚姻糾紛，兩造對簿公堂等。她端正了餐巾，把頭垂低啜茶時，自杯緣才見他放下報紙，一雙厚實的手，平攤好餐巾，兩眼靈活的向她看來。

「妳一直沒有說話！」

她調勺杯裡的茶水，半晌，才「噢」的應了聲。之後，旋即注意到窗外的花樹，一根紫檀花蔓延到窗畔，那姿態使她想到，像她這種婚姻，是不是像植物一樣，攀附在另一物體之上，如此一般的苟活下去？

自必是她的眼光告訴他，他才把背脊靠在椅壁上，「想心事？」他不只一次這樣問，昨宵，車子沿着黑路，一直在坡坳上跳盪時，她凝着神，注視着窗外的夜景，過一道橋樑時，隆隆的木軌聲，幾乎衝潰她的神經。天外昏沉，月亮半掩的匿在樹後，每根樹樑都誇張的外延，像童話裡的妖魅，向每一個張望的人猙獰。她在這種景況下的勇敢，是別人不可估量的。偏偏她咬着牙，撐着眼瞼，向黑夜的恐懼反擊。

「想心事？」

車過了一程，才讓他省及她的沉默。方剛在作客時，在珠光寶氣中，幾乎使她難耐到要退席，却在另一桌上，一雙熟稔的眼光，不時向她搜索。每一次，眼光向此巡遶時，她若觸電一般，渾身燃燒，使到丈夫的佝身過來，向她呵護細問。但她總不能逃避那眼光。此夕歡宴，到半道有一舞會，像平常一樣，多是她休息一旁，看着她的丈夫，和刻意粉飾的女伴，輕身妙舞。那追踪她的眼光，當她在小間裡補粉，第一腳蹬在石階時，已兀然聳立在她面前。

「還認識麼？」

當然，她還記得他那語態。幾多年了，舊情侶總還有印象的，剛才他投過來的眼光，不

是像往日一樣，比他說話還要告訴她更多！

舞池上的燈火轉暗下來，每個人的臉驟然褪色了。似乎人人頃刻都掛上另一面具。——他倆自也一樣，神色平添了一些華彩。走在園階上，慣常他都喜愛把手埋在衣袋裡，只在說話時，爲加重語氣，才抽出手，以潤大的手掌作勢，把說話的意思闡明了才作罷。今夜亦然，只是比昔時莊重了，也許環境真可以塑造一個人的！

「我沒有變，」他自然的揮揚手勢，樣貌比她丈夫軒昂，眉目更然清靈。「妳相信環境真可改變人麼？」

她把目光置在屋內，層重的人影，和迷漫的音樂，如序的向屋外擴散。「女人不說話的時候，要比說話的時候講的更多！」

看來，不說話也屬一種誤解！她擰過頭去，月色沉淪，只見灰兮的青光，排空而來。「希望能再見妳，妳知道，我沒有變。」

在這種事上，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紳士淑女的。她只好再扳過臉來，用一雙淚眼向他展望。今夜她著乳青旗袍，當胸處一朵暗繡的黃菊，在即便再黯淡的星光下，也燦然若生的炫耀。

「妳還記得，市區廣場那食店？」

當夜，他零碎的夢見從前種種。歡好的時候，她會感激她的丈夫。惟是半夜起來，和衣凭窗，她的感覺，像靜闊的廳屋，每一點滴都記反應清晰了。也許，半年的婚姻，使她麻木了，有時連感覺都沒有，莫非婚姻都是愛情的了結？

隨着丈夫的鼾鳴，她面向落地窗，洩漏進來的夜風，一搖一曳舞弄着垂帘。幾番情緒油然而生。窗外的幽光，反射她的軀影，着實的投在壁上，自鳴鐘在震動，丈夫橫在被褥裡，整個人都浸在她的身影下。

撩人之夜終將過去。日晏起來，坐在餐桌旁，二人着意的進點。這時候，他才打聽起，昨夜，蒙着月色下，他自舞池上望開屋外，見那不時揮舞手勢的男人，情款殷殷的對她說什麼。「是新認識的罷！」從起問至了結，他的眼光都注在茶具上。剛把炒蛋往嘴裡送，人已站立起來，套起鮮淨的領帶，對鏡掙了掙牙，把垂散的髮尾擺正，提着公事包，匆匆的跨出門檻。她啜了最後一口茶，抬眼向空晃的門洞望去，那像一個永恆的去處，永無盡止。她微弱的應說：

「是新認識，——」

那聲音迴旋在心際。她的雙手緊抓在一起，站立而靠在軟椅上，昨夜一宵無眠，兩隻眼瞼上的殘脂，一斑一碌的，像淚痕般的閃亮。整個廳堂上，此刻除了迎風叮鏗的風鈴，一記逐漸蝕入地階的陽光，似乎一切都歸於靜止了。她由上午至中午，一直是一種意念主宰着，至直她上了車，開動機器，上了車檔，吃力的爬上山崗，車勢順着斜坡，向市集的所在駛去。路上，紅葉飄飄，熱帶雖言燥燥，倒是新春時雨，風息微和的。只得到下市區，公路上途塞，才見酷熱難當。好容易橫過廣場，那紅琉璃，綠色小屏的食店，暴露陽光下，襯着青翠的椰林，像仙境的小廬，若真若幻的浮在空氣裡。她碩長的身軀，在晌午陽光下，縮成一塊黑影。只見那窗扉推開，徐徐露出一個人影，他慣常地把手埋在衣袋裡，嘴角掀動的一絲笑意，對她來說，他笑的實神秘。可是，地上的黑影不動，她着實的站在陽光下，動也不動，沒有人看清她的表情，只感到她兩肩抽搐，似乎流淚。

自高處俯望，路叉上站着的女人，和小屋內的男人遙遙相看，誰也不靠近一步。剎時間，雲色大變，傾盆大雨驟然而來，在雨幕掩映之下，男人和女人尚在對峙而觀。

（七四年春）

關於學校

他一直有話想說。但沒有人瞭解。他一直有事想解釋。但沒有人理睬。於是他畫畫。

有時他只無意的塗畫而那不算一回事。他想把它刻在石上或寫在天上。他會躺在草上，仰望着天，而只有他和天和他體內的才需要說明。

而在這之後，他畫了那張畫。那是一張美麗的圖畫。他把它藏在枕頭下而不讓人看見。而每晚他都看它、想它、而當天全黑，他的眼睛全閉，他還可以看見它。而那是他的一切。而他愛它。當他開始上學，他帶它一起。不是要給人看，而是如朋友似的帶在身邊。

學校是奇怪的。他坐的是一張四方的、褐色的桌子，如所有的四方的、褐色的桌子。而他認為它應該是紅色的。而他的房間是一間四方的、褐色的房間，如其他的房間。而它是緊狹的，悶室的。和僵直的。

他討厭握筆和粉筆。手肘僵硬，雙腳平放在地上，僵硬地，而老師監視着，監視着。然後他必須寫數字。而它們根本不算甚麼。它們比字母更慘。最少字母

排起來還成甚麼。而那些數字是窒息和古板而他恨這一切。

老師走來向他說話。她叫他帶領帶，正如其他的學生。他說他不喜歡帶領帶而她說這不重要。

然後他們畫畫。而他畫全黃，他感覺中的早晨就是這樣的。而它是一張美麗的畫。

老師走來而向他一笑。「這是什麼？」她說。「為什麼你不畫一些像堅那樣的畫？那不是很美麗嗎？」全都是問題。

這之後，他母親給他買了一條領帶。而他一味畫飛機和火箭船。正如其他的一切人。而他丟掉那張舊圖畫。

而當他獨自一人躺在外面，仰望天空，天空依然廣大和藍，依然是一切的一切，但他再也不是了。

他內身是四方和褐色，而他的手已僵硬。而他已像其他的一切人，而他體內所需要說的東西已不再需要說了。

它已停止推擠。它已被壓扁，僵硬。如其他的人。

(註：此文作者 R. Mukerji，一位中學生，在此文在校刊上發表後不久，即自殺身亡。)

香燈

要是又一次輕描淡寫地說：「也好，起碼是比較乾淨的，沒有大屠殺也沒有骯髒的性場面，也算難得了。」恐怕李行本人也不願意罷？我認為拍電影不單止如此這般只求無過不問有功，而且這個「無過」是很表面的，剝它一層薄皮，開始使人頭痛。

李行電影最可貴的是一份誠懇，他永遠不似其他導演一樣滑臉油頭或者嬉皮笑臉，但是他時常流於「愚誠」，並且不自知。所以罵他嗎時常令人覺得殘忍，起碼他是無心的，不像一些人的明知故犯。「秋決」之後，「風從那裏來」還算流暢，「彩雲飛」太令人心寒，改編自同一位女作家原著的「心有千千結」沒有勇氣買票，「婚姻大事」也是半推半就下進場的。我無意刻薄他，然而事實是，李行兩個字已經不似「貞節牌坊」時代對我們有吸引力了。

他的趣味並不高，最佳証明是一直用這位早年以「天真」取勝的甄珍作女主角。甄珍小姐在「婚姻大事」唯一可取的一點是性格和劇中人接近，譬如好似「爲甚麼不讓孩子自由自在的生長」一類的對白由她講出來倒是相當可信的，信這樣一位姑娘會講這般淺薄的話。得個土字的服裝和室內設計？我們也可以解釋爲寫實。但有兩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媳

婦這樣一個有嚴重道德問題的危險人物，和肉麻的歌曲和配樂。

後者相信不必贅言，但凡近年來看過時裝華語片的都受過這個罪，前者才是應該提出來談一談的。李行向來喜拍微觸及代溝的電影，宣揚他濃厚的香燈觀念。「秋決」故事主綫便是一個判了死刑的獨生子如何傳宗接代，而李行自己表示，那是他的代表作。「婚姻大事」裏老一代父親的渴望早日抱孫心理我們瞭解，生活裏尚有這一種人物，所以是合理的。況且這一把年紀，那一頭近了，我們也抱得過且過的心情，不期望他改。可是媳婦是怎樣一個人呢？她一方面覺得自己不該毫無認識就聽從家裏嫁人，另一方面阻止小姑將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的事稟告家公，嫁雞隨雞三從四德一番。及後更抱了情婦生的兒子回來，揚言「這是我的」，並且大言不慚地道：「他始終是×家的骨肉」，然後在大團圓時，也跑下樓來跟在對她毫無感情可言的丈夫身後隨衆人一齊大笑。我極少看華語片，尤其時裝片，但是這是近年來我在銀幕上看過的最可怕的女人。她活在七十年代，也不見有白痴或神經不健全的傾向，爲甚麼會作出如此不近情理的事呢？她是苦戀成狂嗎？李行沒有交待，我不相信她是。再沒有見過任何一個角色曾經這般面不改容放大及傳播這一套腐敗的封建道德觀念。

我們很失望很失望了，我們曾經將李行排在第一級的華語片導演名字叢中。就算有一日他拍出一部「羅生門」或者一部「祖與占」，那也將只是一部好電影，沒有辦法使他成爲一個好的電影作者。

從孫子兵法談起

小時候看潮州大戲時，常常看到一位身穿道袍、頭戴方冠、手拿拐杖的老人角色；他出場時，不是揮動千萬兵卒臨場作戰，就是坐鎮三軍發號施令。小小年紀，總覺得這位「老道人」確是身手不凡，只要他露他一兩手，無不山排海倒，萬民咸服！打聽之下，他叫「孫臏」，是古時候「一位很有名的軍師」！

高中讀歷史時，才知道這一位「很有名的軍師」是戰國時人物；在他之前，還有一位「更有名的軍師」叫孫武，是孫臏的前輩。後來讀史記，才知道所謂孫武、孫臏也者，都是從史記孫子列傳而來：孫臏是戰國時人，那時根本沒有道教，那來的道袍和方冠！反正能够在戰場上發號施令地把敵人打垮，都是「諸葛孔明」一流人物，除了道袍、方冠而外，還要怎樣？可惜雙手撐着拐杖，否則，誰會忘記蘇東坡念奴嬌裏的「羽扇綸巾」呢？

史記孫子列傳記載孫武一個很富戲劇性的故事。孫武早年大概很負盛名，所著兵法流傳很廣；吳王闔廬（夫差的父親）是一位勇猛善戰的國君，讀了孫子兵法後，也許心裏有些不服氣，召見他時，竟對他說：「你十三篇兵法我全讀過了，可以試一試嗎？」這簡直是多此一問，對曰：「可。」闔廬心血來潮，說：「可試以婦女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武分為兩隊，以楚王的兩位寵姬作隊長，手持戰具。三申五令後，孫武下令：「向右看！」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再三申五令，又下令：「向左看！」婦人復大笑。孫武說：「既已明約束，而不從法者，吏士之罪也。」下令斬左右兩隊長！在台上觀看的吳王，聽說要斬兩位愛姬，嚇得面如土色，說：「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武板起臉孔說：「臣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斬首二姬。史記說：「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吳王本來有意「戲弄」孫武的；到底戰場人物不可惹，食不甘味，奈何！

孫臏也有一個傳奇性的故事。話說孫臏為齊國田忌幕僚之時，有一次，田忌和齊國公子賽馬射箭，孫臏看出馬有上中下三等之分，於是，告訴田忌說：「臣能令君勝。田忌聽從他的調換，以自己下等馬和對方上等馬相對，又以自己上等馬對對方中等馬，再以自己中等馬對對方下等馬，兩勝一負，獲得獎金；史記下文又說：「世傳其兵法。」

孫臏傳奇性的故事，甚獲後人的激賞；倒是孫武那則戲劇性的故事，惹來後人不少是非非！最早懷疑它的可靠性的，似乎是宋代的葉適，他在習學記言裏說它「奇險不足信」；清代史學家全祖望並且說「七國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連太史公也加以數落罪狀；到了民國的齊思和，他在燕京學報第二十六期發表了「孫子著作時代考」，說：「夫『兵者國之大事，死生存亡之所繫』，而試之於宮女，不亦輕且褻乎？斬美姬以申軍令，又何其以兒戲為真乎？」引孫子之矛，以攻孫子之盾，可謂中的矣！可以想像得到的，這派說法發展演變下去，就是連孫武其人也加以否定。

太史公已經告訴我們，孫武著有兵法十三篇，孫臏也著有兵法，多少篇？太史公說不出。現傳孫子兵法十三篇的作者孫武既被否定，那麼，這書的作者歸屬該怎麼辦呢？孫臏！最好就是找他，有誰比他更適當？現傳孫子兵法有許多措辭是戰國人的語氣，那麼，找「孫臏」出來就更順理成章了！這麼一來，太史公的話就被否決了；孫子兵法是孫臏著的，所謂孫武也者，根本無其人。

世間的事情往往就這麼湊巧！正當這一說法定於一尊、普遍為人所接受的時候，就出現一批更可靠的資料，把他們得意的說法全推翻了！我不曉得齊思和先生是否還健在（連士升的朋友），否則，真是「很不好意思」。

南洋商報四月十七日電訊版，有一則標題為「晤日本代表團，廖承志談發現二千年前文

獻，認孫子兵法非一人所作」的新聞，說：「在山東及湖南墳墓中發現的約二千五百年歷史的古代文獻，可能導致歷史學家重寫漢代以前的中國歷史。……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對上月訪問北京的一個日本書法家代表團說，由山東兩座古墓中發掘的四千九百七十四片竹簡，粉碎了『孫子兵法』是由一人所作的說法。目前已非常明顯，『孫子兵法』是由孫武及他的孫子孫臏所著，這本書有兩種版本。』到底是如何地『粉碎了』，又是如何地『非常明顯』，根本無從獲悉；也許廖承志非漢學家，說得不清楚。無論如何，這是一件『非常動人』的新聞，至少，對『孫子兵法』和孫武」這問題上，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六月十日南洋商報電訊版又出現一則與此相關的新聞，標題是「山東省漢墓發現，竹簡本孫子兵法，同時發現孫臏兵法」，新聞內容說：「北京新華社昨夜透露，中國已發現兩千五百年前的兩部竹簡兵書及其他書籍，這些竹簡書籍是一九七二年在華東山東省臨沂縣的兩座西漢初墳墓中發現。被發現的竹簡共有四千片。……兩部書是孫子兵法及孫臏兵法。孫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年吳國的一名將軍孫武，孫臏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軍師。」消息又說「兩座墳墓築於西漢武帝時期。」從漢武帝時代的古墓裏，發現了兩部竹簡「書本」，一部是孫子兵法，一部是孫臏兵法；既然孫臏的兵法發現了，那麼，「孫子兵法」至少基本上不再會是孫臏所著的了！怪不得廖承志說「粉碎了」又說「非常明顯」。

其實，太史公在孫子列傳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孫武著有兵法十三篇，孫臏著有兵法若干篇。我們現在流傳的「孫子兵法」，正好是十三篇，按理說應該是孫武所著的，司馬遷不是明白告訴我們了嗎？奈何歷來學者，不是著意於「推陳出新」，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歐陽修、梅聖俞、葉適、高似孫、陳振孫、姚際恆、全祖望及姚鼐，莫不以否決太史公之說為快！甚至連孫武其人也否決了？大概覺得孫武操練宮女這件事，「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所以，不得不筆則筆，削則削！想起這派的說法，真是「很不好意思」。

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新的一部兵書，據筆者所知，它至少有兩個英文譯本，一個法文譯本及一個德文譯本，此外，還有很多個日文的註解本和翻譯本。日本武士道精神風靡，古今相同；此書之受日本武士之重視，視中國人尤甚。這就是為甚麼廖承志甚麼時候不說，偏偏要在日本人訪問時才說出來！

從這件事來看，太史公史記的可靠價值是很難使我們低估的！他明明說孫武兵法十三篇，孫臏也有兵法，多少篇不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偏偏後人連他的「知」也要加以懷疑。他為了考察和記述大禹治水，「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澤，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後之學者，有那一位有此精神？他為了寫孔子世家，親自至曲阜，「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後之學者，如此忠於史實嗎？太史公過長城方北至朔方；下沅湘，南遊江淮；登會稽，望首東海；征巴蜀、西抵岷山；史記不是一紙上談兵，而是「不容置疑」了。

我想起一件事。在甲骨文還沒出土的時候，許多學者對史記記述殷商歷史的股本紀感到懷疑，認為股本紀除了幾件大事外，儘是殷商諸帝的世系年譜，「某某卒，子某某立」的文字，多得使人迷惑。甲骨文出現之後，經過王國維等的努力，證明股本紀所序列的世系，除了一位顛倒、兩位錯字（庚丁當作康丁、大丁當作武丁）、一位「歸屬」錯誤外，其他全部正確！這個證明真是不得了！太史公「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所作成的史記，可靠性是如此之高！「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太史公的態度是多麼的謹慎。他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余嘗西至空桐，東漸於海，南游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股本紀那麼簡單，原來是「史缺有間」；太史公「不知為不知」，讓它缺着，賽過於強不知為知。後人對這種缺略加以懷疑，真不了解太史公！也真低估了太史公！

由於股本紀序列殷代世系的可靠獲得證實，就使我們聯想到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夏本紀所記述的夏代世系是否可靠？假如可靠的話，中華民族的信史就可以從殷代上推到夏代——提前大約五百年！說「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歷史」未必可靠，說「中華民族有四千年歷史」却是鐵案如山。夏本紀和股本紀有個共同點，除了幾件當代大事外，需是些帝王世系譜；基於此，我相信太史公是信得住的，他老人家千里涉拔，絕不會「村姥姥是信口開河」的！

想到這裏，當我們展讀太史公史記時，怎麼會不對這位人類最偉大的史學家肅然起敬呢！

六月二日

給蘇聯領導人的一封信封 (下)

甘冰譯

六、意識形態

它是一種原始而膚淺的經濟學理論。它宣佈只有工人創造價值，而絲毫不考慮生產的組織者、工程師、運輸和市場制度所起的作用。它錯誤的預言說，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下將永遠遭受壓迫，毫無所獲。——啊，但願我們能把人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獲得的大量食物、衣著和閑暇，也恩賜給我們的人民就好了！——它自以為是地斷言道，歐洲國家的繁榮全靠殖民地，——實際上，只是當前者擺脫殖民地以後，它們才開始創造「經濟奇蹟」。——它預料社會主義者只有通過武裝起義才能獲得政權，真是大錯特錯。它完全打錯算盤，以為武裝起義首先發生在先進工業國家。——結果恰恰相反。

那幅整個世界將迅速為革命征服、國家很快消亡的圖景，完全是想入非非，是對人類天性的徹底無知。至於說戰爭僅僅是資本主義的孿生物，只要資本主義完蛋，也就沒有戰爭。——我們已親身經歷過二十世紀最長的戰爭。倒不是資本主義拒絕談判，或者反對休戰十五

年到二十年。而是唯願我們不會看見有史以來最殘酷最血腥的戰爭——兩個共產主義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其次還有「民族主義」，早在一八四八年民族主義就被上述理論當作「殘餘」埋葬——可是在今日世界上它又再次風行。還有許多類似的情況，真是不勝枚舉。

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不正確，不僅僅是不科學，而且在數字方面。數量、地點或時間範圍上，從沒有一件事它會料中。這些問題如果作為社會發展的預測，讓電腦來計算，真是不費吹灰之力，而且根本也不需要馬克思主義幫忙。最使人吃驚的是，馬克思主義居然企圖用經濟學和機械唯物論的雜燴以解釋最微妙的生命——人類；甚至還要解釋億萬人類更複雜的綜合體——社會。只有用某些人的野心勃勃、某些人的盲目無知、以及再有一些人對信仰的渴望，才能說明為什麼在二十世紀還有這樣天大的笑話：聲名狼藉、徹底破產的教條竟在西方擁有衆多信徒！比起來仍然相信它的人恐怕以我國最少。我們都已嘗過滋味，只不過是身不由主地假裝罷了……

我們看得很清楚，並不是你們缺少常識，只不過業已過時的進步主義學說的遺產，加在你們身上許多重擔，把你們往下拖：首先是集體化，其次是小商販和手工業的國有化。這兩樁使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但對你們卻無影響。它造成偷竊和說謊泛濫，甚至在國家的日常事務中也避免不了，而你們也對此無能為力。然後是爲了在國際上裝模作樣，更在軍事發展方面大事耗費，以至於造成整個國家內部生活每況愈下，過了五十年的時間我們甚至連開發西伯利亞的功夫也沒有；接下來則是工業發展和技術更新所遇到的障礙；還有宗教迫害，它對馬克思主義非常重要（註：謝爾益，保爾加可夫在「從宗教典型看馬克思主義」一書中（一九〇六年），曾表明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靈魂和感情的主要中樞。該學說的其餘部份只不過是附加上去的。對宗教的切齒仇恨是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特徵。）教條主義國家領導人，是些愚蠢和自取滅亡的傢伙，他們唆使一些飯桶和小人緝捕最有良心的工人，最不會說謊和偷竊的工人，其結果則是上下一致的欺騙和盜竊成風。但對於一個信徒來說，信仰比什麼都寶貴，比吃在肚子裏的食物還有價值。

你們可曾捫心自問，究竟爲了什麼你們要剝奪幾百萬最優秀子民的鄉土？作爲國家領袖，你們這樣做只會給你們帶來傷害；但你們仍然機械自動地執行，因爲馬克思主義堅持要你們

們這樣做。正如它堅持你們——超級大國的首領——向來自遙遠異國的賓客報告你們的活動。這些人都是毫無勢力微不足道的共黨領袖，他們來自世界的另一個盡頭，對俄羅斯的命運根本不放在心上。

讓我們扔掉這件思想意識的真襯衫

對於一個靠馬克思主義養大的人，這一步確實好像驚人。——突然要過沒有熟悉的意識形態的生活。但從事實的角度來看，你們沒有別的選擇，環境迫使你們這樣做，而且可能已為時太晚。為了對付迫在眼前的中蘇之戰，俄國的國家領袖，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必須依靠愛國主義，而且只能依靠愛國主義。當斯達林在大戰期間，作出這樣轉變時，——記得嗎？——沒有一個人感到絲毫驚奇，也沒有一個人為馬克思主義掉過眼淚——大家都覺得轉變是世界上最合情理的事情，他們認得出這是俄國的東西！當面臨巨大危險時，重新部署力量將是明智的。只不過早點要比遲點好。無論情況怎樣，放棄意識形態的過程，雖然是試驗性的，卻早已在我國開始，因為所謂馬克思主義和愛國主義相聯繫，只不過是個毫無意義的笑話而已。這兩種觀點只有在一般化的咒文中才能結合在一起。而歷史告訴我們，在實踐中它們總是絕然相反。這一事實極為明顯，以至於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會明確宣稱：「我們是反愛國主義的。」他說的一絲不假。整個二十年代在我國提起「愛國」兩個字，意思就跟「白衛軍」差不多。我現在呈遞在你們面前這封信的整個內容都是愛國主義，它的涵意是拋棄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命令我們聽任東北荒廢，命令我們聽任婦女靠鐵攪和鏟子生活，另一方面，它卻命令我們資助和加速世界革命。

謹防什麼時候在中蘇邊界上響起第一陣砲聲，否則你們將處於一個倍加危險的境地，因為我們的民族意識發育不全，甚至模糊不清。請看強大的美國是怎樣敗給渺小的北越，美國社會和美國年青人的神經是多麼容易崩潰。這恰好是因為美國的民族意識十分脆弱，還沒有得到發展。機會在手，不要失去啊！

開始的一步似乎是困難的。但事實上，只要一扔掉意識形態的垃圾貨，你們就會感到如釋重負。而且，在整個國家結構和所有政府程序中，你們都會覺察到和緩自如。歸根到底，意識形態只不過驅使我們在國際上處於尖銳的衝突中，在國內呢，它早已不像二十年代或三

十年代那樣對我們有用。今天在我們國家裏，任何有建設性的事情都不靠它，它只是個戲台上紙做的假柱子，拿走它什麼東西也不會倒，運動也不會動。你們完全明白，好久以來我們什麼事都靠物質的計算和人民的服從，而不依賴任何意識形態的熱潮。意識形態目前絲毫不起作用，除非是消耗我們的精力，束縛我們的手脚。它用謊言填塞我們整個社會生活。人們的心理、嘴巴裏、廣播和報章，無一處不是謊話。因為若不是用謊言搭起一座鷹架，一個死去的東西怎麼能裝成活的？什麼東西都浸透了謊言，這個事實人人皆知。私下談話時人們毫不忌諱地提到它，拿它開玩笑，為它嘆息。可是在公開言談中，人人又像鸚鵡一樣，虛偽地嘮叨「應該說的話」，並以同樣的虛偽和厭煩，閱讀或傾聽別人的公開言論。有多少社會的精力白白浪費在這上頭！至於你們，當你們翻開報紙，打開電視——難道你們自己也曾有那麼一剎那，會相信這些話出自真誠？不，你們早就不相信了，這點我可以肯定。如果你們還相信的話，那麼你們必然是離羣索居，完全隔絕在我國內部生活之外。

這種普遍、強制性填鴨式的撒謊，是我國生活中最令人苦惱的一面——它比我們所有物質上的疾苦還要糟，比缺少任何人身自由還要壞！

這一大堆謊言的武器，對於我們國家的穩定性來說是完全不必要的；它們只不過為了要給意識形態裝門面，而附徵的稅——是爲了在事情發生後，把它們綁牢，硬塞在固執的但已死去的意識形態的尖爪裏。純粹是由於習慣、傳統和慣性的勢力，才使我們國家死抱住這個虛假的意識形態和騙人的神經失常不放。恰恰由於這點，它才需要把異端份子關進監牢。因為虛假的意識形態，除了武器和監獄的鐵欄以外，就無法對辯論和抗議作出回答。

扔掉這個神經失常的意識形態！把它轉讓給你們的對手。他們什麼時候要就什麼時候給他們。讓它像一塊烏雲從我們頭上飄走，讓它像一場瘟疫遠離我國。讓別人去關心它，鑽研它，只要我們不去管它就行了。爲了擺脫它，我們也必須擺脫漫天撒謊。

讓我們從所有人身上脫掉這件骯髒汗臭的思想意識的襯衫，它現在已沾滿了六千六百萬人的血跡，它使國家的機體瀕於窒息。意識形態要對所有流過的血負全責。你們是否還需要我說明：扔掉它以後就不會再有麻煩？誰要它，誰就可以代替我們拾起它。

我當然不是建議你們走到另一個極端，迫害或禁止馬克思主義，或者批駁它（僅僅由於

對它不感興趣，好久以後都不會有人批駁它。）我提出的只不過是希望你們把自己救出來，也把你們的國家制度和人民救出來。你們所要做的只不過是取消國家對馬克思主義的強大支持，讓它自立門戶，靠自己力量生存。只要誰願意，誰都可以為馬克思主義宣傳，誰都可以為它辯護，把它嘮嘮叨叨地說給別人聽，不鼓勵也不阻止——但要在工作時間以外，而且不能藉此領取國家薪水。換言之，蘇共宣傳部整個宣傳鼓動系統都應停止由國庫開支。這樣做不應該使蘇共宣傳部的大量工作人員感到惱怒或者敵視：新的規定可以使他們不再被人譴責為自私，並讓他們第一次獲得機會，證明思想意識的信念和忠誠的真正力量。他們只會為他們新的變重任務感到自豪：為祖國承擔生產勞動。在周日和白晝時間生產有實際價值的產品，（不管他們選擇什麼工作來代替目前職業，都會更有生產意義，因為目前的宣傳工作如果不是確實有害的話，那也至少全無用處。）在晚上，或者公餘假日，他們可以利用閑暇，努力宣傳他們心愛的主義，陶醉在真理之中，絲毫也不牟取私利！歸根到底，我國的信徒們當初就是這麼做的，（而且也是為此受到迫害的。）而且他們認為這樣做會使他們感到靈魂上的滿足。對於幾十年來會向我們大聲疾呼的人士來說，這該是證明，我不說考驗，他們誠意的多麼了不起的機會。

七、究竟怎樣着手？

盡管說了這麼多，我一刻也沒忘記你們是十足的現實主義者——這是我們這次討論的起點。你們是最卓越的現實主義者，決不會讓權力從你們手裏溜走。因此，你們決不會甘心情願容忍兩黨制或多黨制的議會在我國存在，你們也不會容許真正的選舉，因為人民可能不把你們選進去。基於現實主義的理由，必須承認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你們都有權這樣做。時間很長，——但不是永遠如此！

許多工人盡量為自己撈作利益

雖然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我建議和你們進行一次對話，但我也必須承認，根據我對俄國歷史的經驗，我已經成為一切革命和武裝暴動的反對者，其中也包括未來的革命和動亂——有些你們盼望出現（在國外的），有些你們心懷畏懼（在國內的）。經過詳細研究後，我

深信在民衆當中所爆發的血腥革命總是會給人民帶來災難。今天，在我們國家裏抱同樣觀點的人絕不僅限於我一個。如果在突如其來的動亂中輕率改變現行的領導（包括整個金字塔的結構），都只能導致一場毀滅性的新鬭爭，而在領導班子素質上所能取得的效果，則將是非常可疑的。

在這樣情況下，我們還剩下什麼路好走呢？說點酸葡萄的話自我安慰？真心實意地聲辯說，我們可不是那種瞎碰瞎撞的「民主」信徒，我們可不會每隔四年搞一次選舉運動以取悅羣衆，以致於政客們，甚至整個國家，都被弄得如癡如狂。（取悅羣衆不僅是國內集團的把戲，有時也是外國政府玩弄的花招）。我們也不會有個法官，爲了鼓動社會情緒，竟然濫用職權，開釋一個在消耗國力戰事中偷竊並公佈國防部文件的罪犯。我們是不是要這樣自我表白呢？甚至即使在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下，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事例，由於自己騙自己，或者在兩個大黨之中，有個毫不足道的小黨搖擺了一下，因而碰巧湊成了多數，——其實這個轉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意義，絲毫不代表大多數人的意志。（不過即使是大多數人的意志，也難免方向錯誤。）——結果選定了一條致命的道路，它決定了某個國家，有時甚至是牽涉全世界政治的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今天還有許多事例表明，衆多工人組織，利用國家所經歷的危機，盡量爲自己撈取利益，即使這樣做會毀滅國家也在所不惜。面對一小撮卑鄙無恥的恐怖分子，即令是最受人尊敬的民主政權也會變成軟弱無力。

的確，自由是道德性的。但只有當它是保持在一定界限內；如果超出界限之外，它就墮落成爲自以爲是和放肆不當。

如果秩序意味着安定的制度，那麼它是非道德性的。但秩序也有它的限度，超出了限度，它就墮落成爲專制和苛政。

在我們俄國，由於缺少實踐，民主只存在過八個月——從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同年十月。立憲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流亡集團直到今天，對這件事還引以爲榮，並聲稱是外部力量弄垮了它。但事實上，那段民主是他們的恥辱。他們發動搞民主，大言不慚地爲它許願，然後卻弄出一個亂七八糟反而是對民主諷刺的漫畫。因爲首先他們自己就沒有準備好實行民主。打那以後，俄國對民主的準備就更加糟了。在近半個世紀以來，俄國對民主的準備，對多黨

議會制的準備，只能是每況愈下。我傾向於認為，目前如果突然再實行民主制度，那只會成為一九一七年慘慘經歷的重演。

我們是否應該把俄羅斯人土地集會、諾伏哥爾德、早期哥薩克人，以及鄉村公社等當作我們的民主傳統？還是我們應該心安理得地認識到，一千以來俄國都是生活在專制的秩序下面——而且直到二十世紀初，俄國人民的肉體和精神的健康都仍舊原封未動？

不過，在那段時候也取得了一個重要成就：即專制的制度具有強大的道德基礎，儘管還是胚胎，尚未發育完全。——這個道德不是普遍應用暴力的意識形態，而是俄國的正教，那古老的歷經七個世紀的正教，那謝爾蓋·拉丹尼茨斯基和尼爾·索爾斯基的正教，那沒有受到大主教尼康猛烈攻擊，也沒有為彼得大帝所官僚化的正教。從莫斯科時期的末尾，經過整個彼得堡時期，一旦這個道德準則被曲解和削弱，盡管國家表面上取得了外部的勝利，但專制制度卻逐漸衰落，終於殞滅。

俄國的知識份子曾把他們全部力量投入跟專制政權的鬭爭，前後歷經一個世紀以上。甚至就拿他們來說，在作出這樣巨大犧牲以後，他們為自己以及普通的老百姓究竟爭取到了甚麼？說真的，只不過是適得其反罷了。因此，我們是不是應該認為，對俄國來說，民主這條路要麼是錯了要麼是還不成熟？也許在可預見的將來，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也不論我們是否這樣打算，俄國都是注定了要承受一個專制的制度。也許這正是今日俄國所準備成熟的方向，對嗎？

一切都取決於究竟是那種專制制度將降臨於我們身上。不是專制主義的本身不能令人容忍，使人無法忍受的是每日每時都在欺騙眾人的意識形態的謊言。當然也不是專制到獨斷專橫、無法無天的地步。絕對的無法無天就會使每個地區、每個省份、每個領域只有一個無知而又殘忍的霸王，他的意志主宰一切。專制制度並不一定意味着法律是不必要的；或者法律僅僅存在於紙面上，或者法律不應該反映人民的意見或願望。專制制度也不是說管立法的、管行政的、管司法的那些頭目，其中任何一人都沒有獨立地位，實際上也根本不是甚麼權威，只要那自我任命的真正權威來一個電話，他們就得俯首帖耳的聽命。我是不是可以提醒你們，存在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以前並由此給予我們制度以現名的蘇維埃代表會議，從來也

不依靠甚麼意識形態。不管有沒有意識形態，它們總是盡可能廣泛地和勞動人民協商。

不知道這是否仍在現實主義的範圍內，還是在白日作夢，如果我們建議至少部份恢復蘇維埃的真正權力？我不知道在有關憲法的問題上，還有甚麼的說。自從一九三六年以來，就沒有一天遵守過它。由於這個理由，它似乎無法生存下去。不過，也許憲法也並不是毫無希望呢？

為了繼續堅持在嚴格的現實主義界限內，我並不提出要你們改組領導班子的結構，它對你們來說，已是十分得心應手。

不過請把你們認為積極和滿意的領導班子，統統改成為蘇維埃制度吧！從那以後，國家機構裏的職務再不要像現在那樣非黨員擔任不可。如果你們這樣做，別人就不會再指責你們的黨，說入黨的人都是為了升官發財。也給某些努力工作的同胞一個機會，讓他們沒有黨證也能升級。——你們會獲得出色的人手，而且只有不牟私利的人才會留在黨內。你們當然要保持你們的黨成為一個志同道合份子的強大組織，並且保持那些特別會議的隱秘性，向羣衆「關門」。不過，至少讓你們的黨，在放棄了意識形態以後，也公開拋棄那些無法達到和毫不相干的控制世界的使命。讓你們的黨承擔起民族的使命吧！拯救我們的國家不要和中國打仗，拯救我們免受技術的災難。這些目標是可能達到的，也是十分高貴的。

你們害怕什麼？有什麼好怕的？

我們不要一心一意地想做甚麼政治上的巨人，也不要為其他半球的命運操心。這種想法我們必須永遠放棄，因為西洋鏡總歸是要戳穿的。其他半球和那些溫暖的海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用我們關心，它們會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任何人都不能從莫斯科對它們發號施令，甚至在一九七三年也不能對它們的前景作出預測，至於說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就能預言它們的將來，那更是笑話奇談了。指導我們國家的考慮應該有如下述：鼓勵我們人民的內在、道德和健康的發展；把婦女們從被迫謀生的勞動下解放出來；（特別是從鐵錘和鐵鏈下面解放出來，）改進學校教育和對兒童的培養；保護土壤、水源以及所有俄國的大自然；重新建立有益健康的城市，並征服我們的東北。讓我們不要再聽見甚麼空間和宇宙的創舉，不要再嘮叨甚麼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性勝利。也不要再夢想甚麼國際性的使命：別的国家一點也不比我

們優。中國有錢多又有多餘的兵力，讓他們去試吧！

斯達林曾教導我們——包括你們和我們大家在內——心腸軟是椿「危險的事情」。他的意思是心腸軟的統治者是非常危險的。他這樣說，是爲了配合他消滅數百萬屬民的方案。可是如果你們並沒有這樣打算，那麼就推翻他那可詛咒的教導吧！就算是一個專制的制度也好，但也不要建立在無窮的「階級仇恨」上，而是建立在對你們同胞的熱愛上——不是愛你們的近侍和僕從，而是出自內心熱愛你們所有的人民。能顯示這條道路特色的第一個標誌，將是對俘虜的寬大和慈悲。讓我們回顧一下那些恐怖吧：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四年，再從一九五八年到今天在我們國家裏還沒有一個人是由於人道主義的動機被從監獄裏釋放。碰巧有個別的人被釋放出來，那都是出自不要臉的政治打算：要不是這個人精神上已經完全崩潰，要不是吃不消世界輿論的壓力。當然，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廢除精神虐待、秘密審訊、以及集殘酷和不道德大全的集中營。那些犯過錯誤和倒在路旁的人，在集中營裏受到的是進一步摧殘。

爲了使國家和人民都不致於被窒息，爲了使他們都有機會獲得發展，並以他們的觀念豐富我們大家，那麼請允許各種思想意識和道德的潮流，在平等和光榮的基礎上進行競賽，特別是在各種宗教之間進行競賽——不是爲了權力、而是爲了真理。只要剝奪了它們的迫害者——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特權，就不會有人迫害它們。不過競賽要光明正大，不是像你們現在所做的那樣，不是箝制住老百姓的嘴巴。請允許宗教的青年組織競賽吧。（它們完全是非政治性的，就讓共青团作爲唯一的政治團體好啦。）允許他們有權指導和教育兒童，有權進行自由的教學活動。（我個人認爲，今天唯一能負擔起醫治俄國心靈創傷的活的精神力量是基督教。但我並不要求，也不建議，給予基督教任何特權，我只希望它得到公平待遇，而不被鎮壓。）請讓我們有自由的文學藝術，允許我們能自由出版不僅僅限於政治的書籍，——願上帝保佑我們！——還可以出版佈道的書和選舉小冊子。允許我們研究哲學、倫理、經濟和社會學吧！你們將看到，爲了俄國的利益，這樣做會帶來多麼豐碩的收穫和結出多麼巨大的事實！有了思想上如此豐富而自由的百花齊放，我們很快就會擺脫那亦步亦趨的狀態，只能把新觀念慢吞吞地從西方語言中翻譯過來。你們知道，過去五十年我們就一直是這樣做的。

你們還害怕甚麼？難道這個想法如此可怖？難道你們確實不敢自信？你們將仍然擁有絕對的不可動搖的權力，擁有獨立的、強大的、排他性的政黨、軍隊、警察、工業、運輸、交通、礦藏、壟斷性的對外貿易以及人爲的盧布匯率——啊，只不過讓人民能透口氣，讓他們能思考和發展！如果你們全心全意地屬於人民，那麼就沒有甚麼東西能阻擋你們前進！

歸根到底，難道人類的良知不令你們感到，有必要做點甚麼爲過去補償麼？……

也許，你們會覺得我已經逸出了原先的現實主義講台。不過我要提醒你們我原來的假定，我假定你們是我們祖先的後代，你們在俄羅斯的廣袤上不是外來的異鄉人。而且我還要重複一下：智者納諫如流，遠在危機迫近以前。

對於某個單獨的個人、某個作家的忠告，你們可能一笑置之，也可能嗤之以鼻。但年復一年，生活本身，將根據不同的理由、在不同時間、用不同的藉口、不斷把同樣的建議，一模一樣的建議，推到你們面前。因爲要拯救我們的國家、拯救我們的人民，這是唯一可行的也是和平的途徑。

蘇聯已活了五十五年——我也一樣

不僅是救國家救人民，外加也救你們自己。因爲危險的時刻轉瞬即逝，你們將再次求助於你們的人民，而不是乞靈於世界共產主義。而且甚至你們自己的命運——是的，你們自己的命運。——也掌握在你們手裏。

當然，這樣重大的決定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做出。不過你們現在仍然有機會進行平穩的過渡，也許在未來的三年內，——或者五年，或者甚至十年，如果把整個進程包括在內。但那是說，如果你們從現在開始，如果從眼前就訂定主意。因爲生活向你們提出的要求，以後將更加苛刻、更爲緊迫。

你們最寶貴的願望，無非是讓國家結構和意識形態的體系，永世不變的保存下去。但歷史不是這樣一回事。每種制度，如果找不到一條發展的道路，就只有崩潰。

我們不可能根據一時一地的需要，用權宜之計治理俄國這樣的國家。例如不可能在一九四二年譴責尼赫魯和他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個集團，（因爲他們危害了我們的盟友英國的軍事努力。）而在一九五六年又和他接吻擁抱，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鐵托身上，也發生在許多其

風訊

他人的身上。治理俄國這樣的國家，你們所需要的是種民族政策，時時刻刻感到在背後支持你們的是這個民族一千一百年的歷史，而不僅是最近五十年——算起來五十年只佔整個歷史的百分之五。

你們當然將會注意到，這封信絲毫不帶個人目的。很久以來，我就已超出你們的管轄之外，不論你們批准也好、禁止也好，我的著作都將出版無誤。我要說的都已說了。我也是五十五歲了。我相信我已充份表明，我並不把物質財富放在心上，而且我還準備犧牲我的生命。對你們來說，這樣的人生觀是少見的——那麼就請你們看吧。

在寫這封信時，我也是對俄國的歷史承擔了重大責任，但如果不擔負起尋找出路的任務，如果無所作爲，那麼責任也就更大了。

亞歷山大蘇茲尼辛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有些讀者來信，希望蕉風多刊登小說創作和文學理論的文章，其中有一位更說：「小說，無疑是文藝創作的主流……」。小說是不是文藝創作的主流？雖然這個問題值得商榷，但是，讀者閱讀文藝作品，較易接受的一般是小說創作。

□我們檢視歷期蕉風刊出的作品，小說創作所佔的篇數，與其他體裁的文章比較，是少了一點。我們又統計來稿，情況是：詩最多，散文其次，小說最少。這使我們想到一個問題，是不是在一般人的心裡，詩和散文是最容易寫的呢？

□在中學的作文課裡，教師出的作文題目，多是散文的題目，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我們平日在學校教育方面所得到的訓練和習作，是散文方面的，因此，散文的來稿多，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詩，一般涉獵過文學創作和文學的人士，都會認為，詩是文藝創作中最不易寫好的體裁，寫作的人，最好少從詩的寫作先着手。

□我們無意將小說、散文、詩這三種創作作一比較，說那一個重要，那一個容易，亦無意肯

蕉風文叢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內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已出版，每本定價一元）

●歹羊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已出版，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已出版，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出版，定價一元）

●拉笛夫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詩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構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欣賞牧鈴奴和梅淑貞的譯筆。（已出版，定價一元）

定上述一位讀者來信說的小說是文藝創作的主流。只是根據讀者意見和作者來稿的供求原則來說，目前需要加強的是小說的創作，我們歡迎這方面的來稿。

□在論述方面，來稿一向都成問題，很多在這方面有功力的作者，都先後停筆了，完顏藉、歹羊、陳瑞文、孟仲季、黎葵……等，都是我們懷念的人，近來在這方面偶有作品出現的，只有溫任平、流川、陳徽崇、川谷、葉嘯……諸人。

□在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開展文學見解的深度廣度、提高欣賞境界的層次上，論述文章的刊出，是必要的。我們重視這方面的稿件，同時，亦在較不為讀者常見的時文中選載或選譯。

□鄭百年先生為文學博士，現於大學執教，此次交來「從孫子兵法談起」一文，僅為牛刀小試。下期將刊出他一篇論文化的作品。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
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8 期 ● 一九七四年八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